

中華少年叢書

# 海島奇遇

張夢麟譯



中華書局印行

中華少年叢書  
**海島奇遇目錄**

一	遇難	一
二	夜半人聲	九
三	地下的洞窖	一七
四	祕密潛水艇	二八
五	古屋	三六
六	逃走	四八
七	患難之交	五六
八	濃霧	六七
九	落入敵手	七八
十	最後勝利	八七

書叢年少華中

遇 奇 島 海

SMUGGLER ISLAND

BY

C. B. RUTLEY

譯 麟 夢 張

行 印 局 書 華 中

中華少年叢書  
海島奇遇

一 遇難

「貞妮！貞妮，快醒來，已經七點鐘了！」

貞妮睜開雙眼，只聽門外有人在敲門，喚她起身。可是她並不答應，只是懶懶地躺在床上一時間記不起她到底在什麼地方。這房間並不像她經常睡的寢室，抬眼一望，從窗子裏透進一片蔚藍色的天空，還有高聳着的巉巖巨崖，耳裏聽着海浪來回打在崖下的聲響。

「貞妮，還不起來呀！你打算睡一整天嗎？」

貞妮一翻身坐在床上，她一下都記起來了。這是她到蘇格蘭後的第一天。頭夜晚，她剛從倫敦來到這裏，到她舅舅福開森家來玩。此刻在門外叫她的，正是她的表哥杜納。

「好的，杜納，」她回答道，「我醒過來了，你有什麼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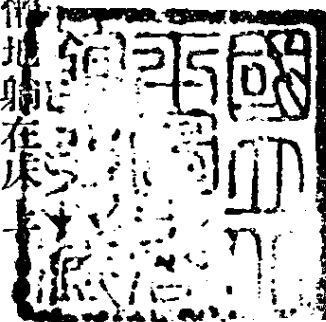
「有什麼事！」門外的聲音在大聲叫喚，「懶蟲！我叫你去洗一回海水澡再來吃早飯呀！今天天氣多好呵！」

貞妮心裏想着：跳下床來，在那碧綠的海水裏洗澡，多快活！

「來了，來了！」她回答她表哥。

五分鐘後，這一對少年已經從一條陡峻的崖路，直向海邊跑去。

杜納和他父母所住的這所房子，建在一個巨坡上面，面對着蘇格蘭的西海岸。這房子十分古



舊，完全用灰色磚石造成的。杜納除了進學校之外，少年時代就是在這裏過活着。此刻他已有十四歲了，一個又高又健的身材，一對亮晶晶的眼睛和一頭黑紅色的頭髮。貞妮只比他小四個月，也是個高身材的女孩子，一頭黑髮。她雖然生長在倫敦，可是游泳的技術可不壞。她一下海就表演出來了。

「喂，貞妮，」杜納對她說，「你游泳得真不錯！」他們兩個剛在海中競泳了一次。結果雖然是杜納勝利，但是貞妮只差他兩三呎遠。

「我以爲你們都市裏來的孩子，」杜納又繼續說，「只能在水還不到膝頭的地方，隨便玩玩就算了不起了。照你這樣的本事，我們此後真是好玩得很。現在我們回去吧！這海水現在還有些冷，不能夠久在裏面。等吃完早飯後，我們再帶着食物，我引你坐着「雲雀」出去玩玩。」

「雲雀？」貞妮問他，「雲雀是什麼呀？」

「這是爸爸送給我的生日禮物，一艘小船呀！」杜納很得意地回答，「我是個划船的好手，所以爸爸和媽媽准我划出到海裏去。」

兩個孩子和福開森夫婦一塊兒進早餐。吃的東西都是鄉下新鮮的魚，新鮮的雞蛋。貞妮盡量飽餐一頓，使得她的舅舅都笑了。吃完早餐之後，她的舅母又替她們準備了一籃食物和飲料，這回杜納才帶着她坐進雲雀，準備在海上痛快玩上一天。

雲雀是一艘小而精緻的帆船，貞妮一看見就愛上了它。它的船身是白色，帆是紅的，高高的桅竿頂上還掛着一面紅白旗。杜納告訴貞妮食物籃應該放在什麼地方，又告訴她把火柴藏在一個

防水的盒子裏，以免受到潮濕。又指水桶給她看，如果有水鑽進船內，就用這水桶把它汲出。最後，還教給她怎樣張帆落帆。

一切整頓齊全以後，杜納坐在船尾掌舵，兩人便把小船直向大海中開出。

這天天氣真好。大塊大塊像羊毛似的白雲，橫亘在碧藍色的天空，海風吹來不強不弱，剛好把小船推動在海面上行走。一條白浪緊緊拖在它的後面。

杜納把船向着四公里外的一個小島駛去。這島面積並不大，只能算是一塊巨崖，但它却有一個小灣，可以停放這艘小船。灣上一片砂地，正是游泳者休息的好地方。還有一大堆被海水沖來的木材，可供他們生火之用。貞妮對於這一切事物，感到十分新奇有味。他們在海中游泳一番之後，她立即生起火來，煮了一壺咖啡，飽飽地吃了一頓中飯。因為陽光很大，兩人也十分疲倦，就穿着泳衣在砂地上躺臥着。不一會，兩個少年都酣然入睡了。

\*

\*

\*

\*

\*

貞妮第一個先醒過來。她一驚醒便感到十分寒冷，這使她覺得奇怪。睡的時候明明是很熱的呀！此刻她睜眼一看，周圍都現得陰慘暗淡了。再往天空看去，半天已堆滿黑雲，海水洶湧地起伏着，在那一片茫茫之中，只見白色浪花在翻。貞妮連忙翻身過去，抓住睡在一旁的杜納，大聲叫他醒來。

「醒來！醒來！杜納！暴風雨快來了！」

杜納睜開眼睛，向天空望了一望，立刻跳着站起，口裏發出驚呼。

「趕快！」他喊叫着說，「穿上你的衣服，立刻上船去！立刻！」

貞妮連忙穿好衣服。五分鐘後，她和杜納業已跳進雲雀號，小船即刻向着岸邊開去。杜納焦急地望着前面的海濱，心裏記掛着是否能及時趕到。這時，風向正和他們作對，小船進行很慢。他們爲什麼要睡着呢？但是誰又料到這樣好的天氣，會有暴風雨要來臨？海風刻刻都在增加力量，浪頭越來越高。突然一下，一個浪花直打上船來，接着又是一個！貞妮連忙取出小桶，把船內的積水汲出傾到海中。但是她雖然快，却趕不上海浪。船內的積水怎樣也汲不完。海浪一個接一個直是向船內衝進。在她還沒有把前一個浪頭的水汲盡時，另外更多的海水又鑽進來了。

杜納以着焦急的眼光，看着他的表妹工作。

「這不行，貞妮！」他終於開口了。「照這樣作去，我們等不到上岸，就要給海浪衝翻的。現在唯一的辦法，只有順風而行。這就是說我們再向海裏駛去。如果運氣好，也許在中途會找着一個小島，暫時把這暴風雨躲過再說。這就是我們惟一的機會。」

「好的，杜納。」貞妮勇敢地回答。「你是船長，你怎麼說就怎麼辦。」

於是，杜納把船掉轉方向，順着海風向前開駛。這回，浪花因爲風的關係，不向船上打來，貞妮不多久就把船裏的水，完全汲取放入海中。她把這工作做完之後，即走來蹲在杜納的腳下，兩眼從水煙飛沫中，不住向前面望着。那光景可是十分淒暗。蒼空四周是盡如鉛一樣的沈悶，滿天都是水花。兩人所能看見的只是眼前一點點距離，再遠一點就看不見了。雖是如此，貞妮有時也朦朧地看見朝北那一面，似乎黑黑的好像有一些崖石。她把這情形告訴杜納，也許她們可以到

這個地方去避一避風雨。

「不行，」杜納回答道，在這樣的海風裏，我們是無法駛近任何地方的。那裏週圍都是大石懸崖，只要船撞着一下就成粉碎了。」

以後好半天，兩個少年都沈默着不說一句話。他們有兩次因爲風力太大，不得不把帆落下，一直到雲雀號的桅竿上，只剩下一小片帆。至於他們兩人，在好久以前，就已經渾身濕透了。

他們走了多久，這暴風雨兩老是不會停。貞妮開始感到絕望。他們究竟要等好久，這風雨才會停呢？而且天也黑了下來。朝西的一面，有一道古銅色的光輝，好像有大火在燒着的一樣。

「什麼時候了，杜納？」貞妮問。

「大約九點鐘左右，」杜納回答。他向着那火光點着頭，又道，「那就是太陽的餘輝。」

「九點鐘！」貞妮不覺叫了起來，「那麼，已經是晚上了。我們怎樣辦呢？」

「我們只好這麼樣向前駛着，」杜納很愁悶地回答，「此外再沒有方法了。在我們前面，有一些小島還可以把船駛近。只要我們快快地能夠趕到……」

杜納突然中止他的談話，變作一聲驚呼。原來在那朦朧的水煙飛沫之中，一大塊黑黯黯的東西忽然出現了！使他們吃一大驚的，是這艘小船正直向那黑黯黯、高聳入雲的巖崖衝進。周圍打着崖石的浪吼聲，都已經清清楚楚地聽得見了。杜納把全身重量加在舵上，企圖及時轉一個灣。但是他們發現這島已經太遲，雖然杜納使盡一身之力，雲雀仍然直向崖石衝進。看看小船越走越近，突然間貞妮發現前面浪花與浪花之間，似乎出現了一個空隙，原來在崖的後方，有一個小小



的砂濱，從海邊一直陡昇到懸崖腳下，她抓住杜納的手臂，指着這空隙給他看。但是杜納早已看見，他正拚着命，想把雲雀號向這空隙中轉進。如果他們能駛到這個砂濱，也許還可倖免大難。貞妮嚇得話都不說一句，只是提心吊胆地看着前面的砂濱。杜納是不是能夠把船灣進這個安全的地帶呢？小船乘着風浪，就如瘋狂一般往前急駛，眼看要逃掉不和懸崖相撞而成粉碎的事，已經是無可避免。但是，正當貞妮萬事絕望的時候，一個巨大的浪頭把小船高舉起來，好像把它推在一旁。一秒鐘後，雲雀號已駛進那空隙之處。只聽一聲響亮，雲雀號撞在砂濱之上擱淺了。

「趕快走上砂灘！」杜納大聲地叫貞妮。

貞妮跳起身來，她才看見一個尖銳的崖石已經穿進船腹，海水如潮一般地灌了進來。杜納順手拿起那食物籃子，裏面還剩着他們白天吃剩下的東西。貞妮也捉住她的游泳衣服，和那一盒防水箱裏的火柴。接着她和杜納都跳出小船，向那陡峻的海灘爬上去。

到了懸崖腳下，兩個孩子都躺了下來。有幾分鐘之久，他們靜靜地躺着，動也不動一下。因為在這短短的冒險裏，兩人都已弄得精疲力竭了。可是不久之後，他們又翻身坐了起來，向四圍看望。這時天已黑盡，只是還有足夠的光亮。使他們看出所在的地方，原來是一長條形沙灘，兩頭都給懸崖和峭壁遮住。

「我們運氣真好！」杜納說，「小船如向左或向右再進幾尺，我們都和它一塊兒撞碎了。」

貞妮不禁戰慄着。杜納說的話果然一點也沒有誇張。假如沒有這片砂濱，她們老早給海水淹死。她向海邊的雲雀號望去，那船已給浪花推來撞去，和崖石相觸都撞成碎片了。杜納也跟着她

的眼光望着，他悲傷地搖搖頭。

「這船完了，貞妮。」他說了，「再過幾個鐘頭，除了變成一些散碎木片而外，我們再也看不見雲雀號了。」說後他站起身來，假裝絞乾衣服上的水，實際是勉強忍住兩眼的悲淚。他又繼續說道：

「我很想生一個火，把衣服烤乾，我真冷極了，你呢？」

「我也冷得很！」貞妮說，勉強撐着站起來。「我拿得有一盒防水火柴，只要找得着木片的話。可是好像一切東西都已濕透了呀！」

她向周圍打量着。懸崖的後面，好像沒有前面那麼陡峭。在他們上面不遠一點地方，有一條窄窄的崖路。這崖路旁的崖石上，黑黯黯地好像開着一個大口。

「你看，杜納，」她指着那裏對她的表哥說，「我相信那裏一定是一個崖洞。如果我們能够爬到那地方去，最少在崖洞裏也可以躲避躲避這風和水沫。」

這條崖路雖然在他們頭上不遠，但是兩個少年費了很大氣力才爬到它的近旁。他們到了一看，果然是一個洞穴，彎彎曲曲地一直通進懸崖的內部，可是陰森得好像有什麼鬼怪躲在裏頭。孩子們到此，覺得縱有鬼物，也比在外面受風雨的襲擊好得多。他們劃上一根火柴，隨着洞路往裏面走進。到了洞中，更使他們高興的是地下滿是乾的木塊木片，顯然是好幾次給暴風雨打進來的漂木。有了這東西之後，他們便拾了一些，把它們點燃。一下，兩人在這洞中就有了一個溫暖的營火了。他們把衣服脫下，穿上游水衣。這回把自己的衣物放在火上烤着。

「我們吃點什麼吧，」貞妮開口說，「我真餓得受不了。杜納，我們的運氣確是好。只是我們要在這裏等多久呀？」

「這要看暴風雨繼續到什麼時候，也要看有沒有船駛到這個島上來。」杜納回答說，「明天早上，我們得爬在崖頂上去，在那上面燒起一個大火。也許岸上有人看見，我們就可以得救了。」他打開食物籃子，把白天剩下的食物拿出來擺在地上。裏面還剩得有十多片牛舌頭夾的麵包，半個糕餅，四隻香蕉，兩三個蘋果和大半瓶新鮮牛奶。兩人看着這一點點食物發愁。

「我一個都吃得完的，你呢，杜納？」貞妮說了，「可是我們得留下一些，誰也不知道還要在這裏等候多久。我們每人先吃兩片麵包，一隻香蕉。剩下的都留到明天，對不對？」

「對，」杜納答道，「只是正餓的時候，這一點真太少了？」

但是貞妮堅持這樣辦，她把兩片麵包和一隻香蕉遞給杜納，自己也拿起同樣的一份。剩下的都檢起來仍然放在食物籃子裏，並且把籃子也擺在不礙眼的地方。

「如果我們不看見它，也許就不會想要了。」她一面吃，一面又道。

兩人在傾刻之間，就把那食物吃完。過後，因為都疲倦已極，就在火旁蜷着身軀，打算入睡。雖然外面風聲怒吼，浪聲也一樣地震耳，但貞妮一閉上眼睛，差不多立刻就要睡着了。可是杜納比他表妹清楚他們所處的地位，他知道兩人獨處在這些地方是非常危險的。因此他有好久都沒有睡着。直到最後他也入了睡鄉，做了許多奇怪的惡夢。

他夢着他與貞妮仍然在雲雀號上，直向着那黑暗暗，高聳着的峭壁衝進。接着，他的夢境變

了，他們兩人都在崖洞之中。但是這崖洞裏好像不只他們兩人，他聽見還有別人說話的聲音。他在睡夢中翻來翻去，但是那說話的聲音老是不停。杜納非常不高興，他真想叫他們不要再說了。正在這個時候，他一翻身，腰給崖石撞了一下，把他撞醒過來。

杜納吃了一驚，起身坐起，向周圍看視，那堆營火已經燒得只剩一些殘燼。於是他又從木堆上，捧了一把過來放在火上。這堆木柴是他在睡前和貞妮拾來堆在那裏的。他看看他的表妹，貞妮正熟睡着。洞外的暴風雨似乎已經平息了。杜納想到不知已到了什麼時候，但是他懶得起來看錶。他伸手去摸摸衣服，它們都已乾透了。他想還是起來把衣服穿上呢？還是繼續睡覺。這時，火又熊熊地燃燒着，他有點迷迷糊糊的。他想還是睡吧，衣服等明天早上再穿。

正當他倒下頭去，重入睡鄉的時候，突然從崖洞的深處，傳來一些低抑的人語聲。這使他驚醒過來，十分害怕地向着火那一面的黑暗處望去。原來剛才的並不是夢，果然有人聲！但是這裏怎麼會有人呢？他伸出一隻手去搖醒貞妮。貞妮嚇了一跳地醒過來，睜着眼低聲叫了一聲。

「別叫！不要出聲音，貞妮！」杜納在她耳邊悄悄說，「你聽！聽見了沒有？這洞裏還有別的人，他們在洞的那一邊說話呢！」

## 二 夜半人聲

「是什麼人呀？」貞妮悄悄地問。

「我不知道，」杜納答道，「據我所知道的，這些荒島上從來沒有人住。」

「也許這些人是在這裏策劃什麼不正當的事，」貞妮說，「也許是走私啦，或者這一類的

事。」

「唔！」杜納很興奮地回答，「貞妮，我想你的話或許是對的。最近在這一帶地方，確有大量走私。據說在附近島上，曾有一大幫走私販子，把貨物藏在不知那一個荒島裏。說不定就是這個島，假如我們撞巧把他們發現了，你看這多有趣！」

「可是如果我們給他們發現，那就不見得有趣！」貞妮說，「這些人都是些亡命之徒，他們當然不願意別人發現他們的祕密。」

「不錯，你的話是對的！」杜納說道，「但是我們可能設法不讓他們發現。不過不管怎樣，我們先看看這說話的人到底是些什麼人。也許並不是私販子。也許他們有船，那麼我們就可以回家了。我想爸爸和媽媽此刻不曉得是怎樣地着急呢！我們能早點回去就得早回。貞妮，我們再向洞裏爬進，去看看那些人究竟是誰。」

於是，兩個少年穿上已經乾透的衣物，互相攜着手，再向洞內走去檢查。他們的工作是很緩慢的，因為不敢用燈火，只好每一步都摸索着走。兩人走不多遠，便感到害怕起來。洞裏是怎樣的漆黑，那些人的聲音，聽去又是那麼森然鬼氣，有幾次他們停止脚步，不想再往前走。但因為急於知道那說話的人們究竟是誰，使得他們復又鼓勇前進。杜納最大的恐懼，乃是深怕一交跌到什麼深洞裏去。但是因為他們處處小心，終於沒有跌過。逐漸地那說話的聲音越來越大，最後那聲音變成了明瞭的話語，原來是兩個人在講話。

「杜納，」貞妮低聲說道，「我們可以停下來嗎？」她緊緊握住杜納的手，示意要他停止前

進。「這裏黑得怕人，這聲音聽去又是那麼粗魯可怕。」

「我知道的，」杜納也低聲回答。「但是我們如果不先發現這說話的人們是誰，我們又怎樣能再進一步作別的事呢？也許這些人們只是村裏的漁夫們，來此躲避暴風雨的，如果是的話，他們就可以幫助我們回家。我想你先停在這裏等我，我走上前去看看他們的面貌，再回來告訴你。」

「不，杜納，我不能一個人等在這黑暗可怕的地方。」貞妮說道，「如果你認爲我們非前進不可，我們就一同走。但是要當心着不要給人家把我們發現了。我總覺得這些人們是壞人，他們不會高興看見我們的。」

於是，兩個孩子又慢慢地繼續他們的前進。這一次，他們還沒有走到多遠，就看見遠處有一道燈光透射着，那是從崖壁的一個縫隙裏透過來的。他們又向前爬進，聲音也越來越清楚，直到最後，他們很明瞭地聽出兩人正在談話的內容。

「我看見那船直向這島駛進，」有一個聲音這麼說，「那船是一艘紅白相間的小遊艇，裏面好像乘着兩個人。」

「你看見後怎麼樣？」另一個聲音問。這聲音夾得有一些外國人的發音。「你是不是去救了他們？」

「救他們！」一個粗魯的笑聲說，「你把我看成是什麼人呀，朋友？我不是傻子。我們不要任何人到這島裏來的，你也知道。不，我沒有去救他們，我就讓他們給風浪打翻，在海裏淹死，免去禍患！」

貞妮的手指緊緊握住杜納的。

「我告訴你他們是壞人！」她低聲地說了，「我們趕快走吧！別讓這些傢伙發現。」

「他們不會發現的。」杜納低聲答道，「你看這裏只有一條小縫，他們一定在崖壁的那一面，不會走過來的。我很想看看他們是誰。我們在朝前爬去，從縫中看個清楚。」

貞妮很不願前進，但是杜納已經拉着她走。因此她只好不願意地移動他的脚步。現在，說話的聲音變得微弱，好像那兩個人已向遠方移動。等到杜納和貞妮從縫隙中望去，原來在崖壁那面是一個極其巨大的崖洞，其中掛着好幾個燈籠。兩個孩子在燈影朦朧中極目望去，不知還有多寬，但都影影約約看不清楚。他們再往眼前一看，附近有一張棹子和幾把粗製的椅子。棹子上還有吃剩下的晚餐。最使杜納注意的，乃是靠壁堆着的一大堆箱子和桶。

「你看，貞妮，」他對他的表妹說，「這些傢伙果然是私販子。那牆下面的箱桶一定裝的都是走私貨物。我真想知道他們販的是什麼東西！也許是絲織品、煙草和糖。糖在此刻是最值錢的，昨天我爸爸才對我說到這東西。」

貞妮點了點頭。她想看一看那兩個人的面貌，但是她雖然清楚地聽見他們在另一個洞裏走動的聲響，她却看不見他們。她便悄聲對杜納說道：「你聽那是什麼聲音？聽見了嗎？好像從這大洞裏不知什麼地方發出來的。」

「那是海水的浪聲，」杜納聽了一陣後回答說，「這洞一定有個出口向着海，這是海水打上

洞口來的聲音。」

他彎腰下去，打算把頭從縫隙中伸出。說道，「我很想看看那兩個傢伙，也許我認得出他們是誰！」

「不，不要伸出頭去！」貞妮用力把他拉回來。「假定你把頭陷在那裏，怎麼辦呀！我們還是回到火邊去，杜納。這些人一定非常危險的，他們不願有別的人在這個島上。如果我們給他發現，那就糟糕了！」

因此，兩個少年重新摸索着回到原來的地方。那下半夜就圍在火邊等候天亮。不久，風聲完全停住，一道曙光也出現天堂之上。可是海面上並不見有一艘船來往。他們的雲雀號早已沈到海底去了。

「我們不能久停在這裏，這是毫無疑義的。」杜納一面吃着他們僅有的早餐，一面說道，「我看除了那些私販子之外，大約不會有別的人會走到這個島上來。所以我們如想得救，只有爬上崖頂上去，向過往船隻打一個信號。只要我們小心一點，那些走私販子不會看見我們的。」

貞妮只好承認杜納所說的話。於是他們再把吃剩下的一點點食物，裝進籃子裏開始向崖頂上爬去。出乎他們意料之外，這工作意外輕鬆。不過半個鐘頭，他們已離開洞穴來到山頂了。他們到後的第一件事，便是向海的四面八方先來一個視察。可是極目所見，都是碧綠的海水，並沒有一艘船隻在上面駛着。他們看了一陣，然後掉頭來檢查他們所飄流的這個海島。這島比他們所想像的還要大得多，四面盡是巉崖峭壁，只有一個地方坡度還不算很陡，一直傾斜到海面，和一片



黃色沙濱相接。那些私販子們連影子也沒有一個。因此貞妮的胆子壯了起來，她指着不遠的一個小邱對杜納說道：

「我們到那裏去看看。也許從那裏我們可以更看清全島。我想那些私販子們一定有一艘船的。如果我們尋得着，我們就可偷偷地駛着它回家了。他們既是些兇惡的壞人，我想偷他們的船不算錯吧？」

「當然不算？」杜納答道，「貞妮，我向來對於私販並沒惡感。可是聽見昨夜他們那一番話，我的感想又不同了。你想，他們很可救救我們的，但是他却不動手，反而願意讓我們淹死在海裏。如果不因爲那一塊沙灘的話，我們早已沈在海底了。」

孩子們一面說，一面向那小邱走去。現在，他們已走到小邱頂上，從那裏抬頭一看，兩人都禁不住一聲驚呼。站在這邱頂，他們看見小島的另一極端，這是剛才他們在崖頂上沒有看到的。在這一端裏，大約距他們有兩公里的遠處，正是一個巨大的石崖，石崖頂上，却是一個古城堡的廢墟！

「那是黑洛保的塔樓呀！」杜納大驚地叫了一聲。「我們昨夜怎麼會飄流到這島上來了。」

「黑洛保的塔樓？」貞妮問道，「黑洛保是誰，杜納？」

「他是傳說上的一個有名海賊。」杜納答道，「據說他常常把他擒來的俘虜帶到這塔樓來，把他們從最高的塔上推入海中。因爲這個原故，這島上一向沒有人敢來居住。他們都說這島上有鬼。」

孩子們坐在草地上注視着這個廢墟，兩人都沈默着。過後，還是貞妮先開口說話。

「我想私販子選擇這裏作他們的巢穴，也因的是這個原故。你想，假如人們都以為這裏有鬼，不敢挨近。當然對他們是很理想了。」

杜納點頭說道：

「你說的不錯，貞妮。但是私販子也是從別的地方來的。我很想找着他們的船！」說時，他焦急地四面望着。接着又說道，「你明白了嗎，貞妮？就因為別的人不敢到這個島上來，我們要想獲救更是困難了。除非我們找到那些私販的一艘船，我們只能希望過往船隻。可是說不定要過十天半月，我們才能使船上的人注意到。所以惟一的辦法還是偷他們的船。可是我却找不出這船藏在那裏，你能嗎？」

正當杜納想站起來仔細查看的時候，貞妮一把把他按住，同時命令他倒臥在草叢裏。

「什麼事，貞妮，你看見了什麼嗎？」

「那塔樓裏有人呢！」貞妮回答說，「我確實看見裏面有人在走動。就在那裏，挨近那一面牆的洞口邊。快看！他們又出現了！」

果然，兩個人從廢墟中出現，臉對着大海眺望。兩個少年動也不敢動一下地等着，一直等到那兩個人轉身向右走去，給石崖擋住看不見之後，他們還守候着怕他們回來。但是等了一會都沒有影響。這時，他們又注意到一艘小船從岸邊穿過水中崖石，直向大陸駛去。

「唔！」杜納說道，「那裏一定是個小灣，他們藏船的地方。看樣子那兩個人正向我們住的

大陸駛去，我想他們暫時回來不了。貞妮，我們到那廢墟裏去檢查一下，你說好不好？我們知道這島上僅有他們兩個人，我們又看見他們坐了船走。去吧！去看看他們怎樣從那裏走進那大崖洞去的。等我們回家後，我們可以通知官憲來捉他們。」

貞妮對於那陰森黑暗的廢墟，並不感到多大興趣，尤其是杜納告訴她那海賊的故事之後，她更害怕。可是杜納非常堅決，又告訴她這些人見死不救，乃是極其殘忍的人，所以他們應該通知警察，使他們得到應當受的處罰。於是，兩人等候小船業已去遠，這才慢慢地從小邱出發，一面注意着海上的小船，一面向塔樓走去。

走到近處一看，這廢墟比遠看時還要陰森淒厲。牆壁都是黑的，這因為當日海賊放火燒毀，至今沒有修理。海鳥在天空悲鳴，使得貞妮十分驚懼。但是杜納就如警犬一樣，目不旁瞬地只顧各處查看。他們從一個破牆穿到另一個破牆，想找出這裏和那個大崖洞的通路來。

「貞妮，」他叫他的表妹，「別那麼害怕地站着，幫幫我的忙呀！」

貞妮給他這一說，只好跟着到處搜尋。他們仔細地各處查看一遍，可是找不出一個地方足以容納一個大人出入。最後，貞妮十分疲倦地倒在草地上，說她肚子實在餓得慌。於是兩人又把隨身帶着的籃子打開，每人又吃了兩片麵包和一個蘋果。等到吃完之後，他們還是覺得十分飢餓。

貞妮把其餘食物檢好在籃子裏，站起身來。杜納看着她說道：

「我們還是回到小山頂上去，看看有沒有過往的船。如果沒有，我們只好等候那兩個人回來，再偷他們的船走……貞妮，你在幹些什麼呀？」

這時，貞妮正慢慢地向着廢墟裏最中間的一個塔樓走去。

「這裏有一條小路，杜納！」貞妮興奮地回答，「站着時一點也看不清楚。可是臥着看就明現出一條路的痕跡來。剛在我躺在地上時看見了。這一定是私販子們來往海濱的道路。只是土質很硬，差不多看不出出來。你看，這路一直通到那巨大的塔樓！我想他們的祕密給我發現了！」

兩人跟着這差不多看不出來的路徑走，一直走進巨塔裏面。他們繞過一塊大崖石。這後面是他們剛才查着過的。此刻兩人又重新再檢查一遍。他們突然在泥土之中，影約發現了一塊木板。杜納連忙把泥土爬開，底下原來是一塊大木板。再把這塊木板移開看時，地上現出一個方洞來。

兩人十分興奮，立即跪在地上向洞裏探望。那裏面雖然黑暗，可是兩個少年已看出有一列石級，一直深深地引下去。在最初的一級石階上，有一個燈籠和一盒洋火，好像準備着給下去的人用的。

「真有你的，貞妮！」杜納稱贊他的表妹。「這正是那些私販的通路，洋火和燈籠是他們往來時使用的東西。」他停了一會，又繼續說道：「如果他們是駛向大陸去，我想一定還有好幾個鐘頭才能回來。我們何不利用這機會，拿着那燈籠去探望一番呢？我真想看看那大洞裏藏的是些什麼東西！」

### 三 地下的洞窖

貞妮聽見杜納這麼說，也感到頗為興奮。那兩個怪人在幾個鐘頭內是不會回來的，乘着這個機會去看看他們的洞窖，確是很有味的一件事。而且她肚裏正感到十分饑餓，也許在那洞窖內能

找到一些可吃之物。

後面這個想頭，使她決定立刻行動。她便叫杜納點起燈籠，朝前領路。那石級又滑又溼，兩人慢慢走去，不多時已走到一間寬大的地下室來。室頂是石頭製成的穹窿，由一些石柱支持住。在他們的附近有一道櫺木製的門。杜納把燈籠高高地照看時，才看出牆壁上各處都有同樣的門。

「這就是以前的石牢了，」杜納對貞妮說，「黑洛保把他的囚人們先關在這個地方，然後一個個捉出去，丟下海裏。」

「別說了，杜納！」貞妮說時，聲音有些顫抖。「叫我怪害怕的。想想那些可憐的人，關在這裏，毫無一點生望，那是多麼可怕呀。我覺得這地方真是一個魔鬼的洞！」

說老實話，貞妮開始想到趕緊退出這裏，仍回到有陽光的地方去。但是杜納已經向着對面的一個拱形出口走去了。在那拱形出口的外面，是一條黑暗通路，一直通到岩中最深之處。

「不要再走下去吧，杜納。」貞妮說道，她看見那黑暗的通路，十分害怕。

「自然要走下去，貞妮。」杜納很詫異地說，「我們什麼也還沒有發現呢？難道你有點害怕嗎？」

「不，我並不害怕！」貞妮打起精神說。

貞妮決不願意在杜納的面前，表示她真給這黑暗而陰森的地下室所嚇着。因此她不再說下去，隨着她的表哥走進通路。這路一直平坦地向前長伸，兩人走了一會兒後，突然來到一些陡峻的石階的階頂。杜納毫不遲疑地順着石階走下去，貞妮只好跟在後面。他們越往下走，就聽着一

種聲音越來越大。

「那是海浪的聲音，」杜納對貞妮說，「我們大概快到那洞窖了。」

話才剛剛說完，兩個少年已走到石階的最下一級，前面就是前夜他們所看見的那巨大洞窖。此刻看去，更覺得巨大無比。燈籠的光線只能照見洞中的一小部分，在此以外，便是黑暗陰森。只聽見海水打着岩石，拍拍地作響。

「我們回去吧，杜納！」貞妮害怕地說，「這裏真太可怕了。」

杜納望着他的表妹說道，「我知道這光景確是有些怕人。但是這洞裏並沒有人，而我自己又餓得很。如果我們能找着一些食物，豈不是好。現在，我們只走進幾步，如果找不着什麼東西，我們就回去。」

貞妮不願意地只好同意。於是他們又朝洞中走進。剛一進去就找到另一隻燈籠。貞妮連忙把它點起。有了兩個燈光，洞中光景比以前又稍好一些，貞妮也帶着興味向左右看視。不久之後，她就發現出一堆箱桶，樣子看去很爲熟悉。

「我想這些箱桶就是昨夜我們看見的，」貞妮說，高舉起她手中的燈籠。「一點不錯，杜納，你看這裏就是那岩石的裂縫；那是棹子和椅子。哎呀，還有吃的東西！」

所謂吃的東西，只是一條乾麵包，一些乳酪和一块牛油。但是對於這兩個餓極的兩少年，真是好吃得很。兩人飽餐一頓之後，又在釘在牆上的架子裏，找到一瓶冷水，他們也把它喝乾了。

「現在，我們還打算作些什麼呢？」貞妮把兩肘放在棹上，向杜納問。她因爲肚子已經填

飽，勇氣立刻出現，不像剛才那樣害怕。這洞窰看去好像也沒有以前那樣陰森。「我想再去看看那海水是從那裏進來，然後回去，你說好不好？」

杜納自然願意。於是兩人離開棹椅，向着海水打着岩石的方向走去。他們小心翼翼地向前走，海浪的聲音越來越大。突然間，他們來到一個大洞口的邊上。這個口有二十多公尺寬，六十多公尺長，巨大無比。從上面望下去，只見滿滿裝着油也似的海水。但最使他們注意的，乃是在遠遠的一面，現出一片綠色光輝。貞妮叫杜納看。

「那是太陽光線，」杜納說，「海水就是從那個洞口鑽進來的。此刻正是來潮的時候，所以海水都鑽進來了。等到退潮時，這裏一定沒有水的。而且那出入口好像很大，足以帶進一艘小船到這裏面來。現在我明白了。那些私販子們就是利用這個方法，把箱桶運到這洞窰來。」

兩人在這水洞邊等了許久，逐漸地陽光越來越強，因為潮水開始在退。

「我的話是對的，」杜納對貞妮說，「潮水一退，這個水洞就乾了。我們再在洞中檢查檢查，然後回去。只是我們得注意着海上的來往船隻，同時得當心着那兩個傢伙回來。」

兩人便在洞窰中到處探視，他們又發現出更多的箱子、樽桶等物。顯然地這些私販們的工作，規模很大。杜納越是發現得多，他越是高興。

「你知道這些東西都是從外國運來的，」他對貞妮說，「都是外國貨。照例商人要運它們進來，必須照着貨物的價值和桶數納稅。可是這些私販子們不想繳稅，他們先把東西偷偷運到這裏，再乘着黑夜偷偷運到其他商埠。這樣他們省去一筆稅款，便可以發大財了。」說到此地，杜納停

了一會，隨又沉思地繼續說道：「貞妮，也許我們這次船破，跑到這裏來是一個好運也不可。這些私販子們都一定是些兇狠之徒，如果他們繼續販賣私貨，說不定有一天，別的遭難船，逃到這島上來，那才真要惹起大的麻煩呢。」

但是在貞妮看來，她們這次遭遇，就已經夠是一個大麻煩了。此刻，他們已經視察完畢，開始從洞窖走回原路。貞妮突然又在架上找着一條麵包和一些牛酪。她把來放在自己的食物籃子裏。這次回去，好像那條通路並沒有來時那麼漫長。他們不久就穿過地牢，走上通出外面的石級，兩人急於走出空曠之地，脚步飛快地往上直走。可是還走不上幾步，貞妮忽然握住杜納的手臂，叫他停住。

「你聽！好像是有人來了！」

兩人驚懼着停下脚步細聽着。暫時之間，貞妮剛才聽見的聲響並沒重複發生。但是不久這聲音又來了，聽去好像是有人在說話。果然，談話的人越來越近，聲音也就越來越大。一下子，已經來到石級頂上。

「私販子來了！」貞妮低聲地說。「想不到他們回來得這樣早。」

杜納更不答話，立刻抓住貞妮的手，兩人抽身回到地牢，打開最近的一道木門，躲入那裏面的牢屋去。他們到這裏面一看，屋中也是滿裝着箱子櫥桶等物，和下面的洞窖一樣。他們連忙躲在一堆箱子後面，把燈吹熄，驚恐地等候着。那些私販子會不會猜到這裏面躲得有人呀？兩人才記憶從地面上走下這地道來時，忘記把那洞口蓋上，他們又從石級上把燈籠和火柴也拿走。私販



子回來時自然要發現這些事的。發現後他們會怎樣想呢？

杜納和貞妮帶着害怕和恐懼的心情，一面細聽着那越來越近的聲音。突然間，他們聽見一聲粗暴的驚喊，接着一個聲音大聲地對另一個談話。這聲音他們一聽，就知道是昨夜那個說話的人。

「我賭咒我是用木板把洞口蓋上的！亞爾封和我在一道，他可以向你證明我沒有說謊。」

「我怎麼知道呢？皮爾，我走在前面，你在後面，我不知道你蓋了或者沒有蓋。」另一個聲音說，音調中帶一點外國人的發音。

「罷，罷，總有人太不當心了。還有放在石級上的燈籠在那裏去了？」第三個聲音說，「你該不會告訴給黑洛保的鬼魂拾了去？」

這人說完之後，縱聲大笑。其餘那兩人說些什麼，因此也聽不清楚。接着，兩個少年聽見沈重的脚步聲響，走進地牢裏來。從那脚步聲聽來，大約來者有四個到五個人。兩個孩子大着胆偷偷從箱子縫中向外張望，才發現他們跑進來時，又忘記把那牢屋的木門關上。一道強力的電筒燈光，正向着這間牢屋射進。

「誰把這門打開的？」剛才那第三個聲音又說，顯然他是這一羣人的頭兒。「難道我沒有告訴你們，要把所有的牢門都鎖上了麼？好像你們一個個都大意起來了。假如今夜我把這些事都報告首領，你們怎麼辦？我告訴你那首領不是好惹的呀！所以請你們拿出精神來做事，不然就要出麻煩。」

孩子們提心吊膽地蹲在箱桶後面，聽到那說話的人向地牢那面走去，同時電燈光一閃，牢屋的門砰的一聲給關上了。兩人絕望地聽見鑰匙在鎖孔裏轉動，他們已經關在這間屋裏，真正地成了牢屋中的犯人了。

「杜納，杜納！……」

杜納趕快用手握住貞妮的嘴，不讓她說下去。兩人就在森嚴的沈默中，聽着腳步聲響越走越遠，直到後來一點都聽不見。

「他們都走遠了，」杜納開始說話，把那隻手從貞妮的嘴上放下來。「剛才真好險呀，貞妮。幸而那個人只以為是他的同伴們太不留意。如果他聰明一點，也許會猜到有人到這地方來過。那麼，他下令一搜查，你我就完了！」

「唔，不過現在我們的情形也並不好呀！」貞妮說，「我們給他關在這裏，怎樣走得出去呢？除非是去敲響那門，那也要被他們發現。假如他們猜到我們已經發現些什麼，我們還是一樣的完了。」

「我們先把燈點起來，把周圍視察一下，」杜納說，「也許找得到一個逃走之路。拿一根火柴給我，貞妮！」

貞妮從食物籃子裏取出火柴，遞與杜納，杜納就把一隻燈籠點上。燈光一亮，他們的驚懼也因此減少一些。兩人開始到處查看，看看牆壁和地板上有其無逃走的出口。這牢屋原是堅固的岩石砌成，自然不會有什麼破洞和外面相通。他們找了一陣，差不多快到絕望的時候，貞妮忽然發

現在牆壁之下，有一堆灰泥粉。

「你來看，杜納！」貞妮喊了一聲，「這是灰泥呀！它一定是石頭縫中掉落下來的。」她從杜納手中接過燈籠，把它高高舉起。興奮地說道，「是的，你看那上面，那不是一塊石頭已經突出來了嗎？灰泥就是從那裏掉下來的。這牆壁已開始在頹敗，所以石頭都鬆了。杜納，我們把這些箱子堆起來爬上去看看。如果石頭是鬆的，我們也許可從那裏打一個洞，就可以逃出這可怕的地方了。無論如何，這是值得一試的！」

幾分鐘後，兩人已把一堆箱子放在這牆壁下面，疊得高高的。杜納從箱子爬上去，按照貞妮所指的那塊石頭，用力試去扳動。

「你說的果然不錯，貞妮，」他興奮地說，「這石頭已經鬆了，我想我能把它扯出來。」他用力扯了好幾分鐘，左右搖動着。一會兒那塊石頭從牆壁中落到他的懷抱裏，現出一個四方形的洞來。杜納熱心向洞望去。

「你看見什麼沒有，杜納？」貞妮在下面問，「我們可以逃走嗎？」

「好像可以，」杜納當心地說。「這洞一直通到外面，我已看見外面的陽光和草地了。好像外面原有的一層石牆已經倒了似的。如果能把這洞開得再大一些，足夠容我們的身體，也許我們就能爬出去。可是打洞却很費些時候呢！你上來握住燈籠，讓我好工作。」

貞妮立刻爬上去，站在杜納身旁，一手舉起燈籠，杜納從身上取出他經常帶着的一把小刀，拚命挖開石頭與石頭間的泥灰。恰好因為年多日久，這些泥灰都已鬆軟，不然的話，就是小刀也

不中用。雖是如此，他也費了很久的時間，才把最後的一塊石頭取下來。這時，外面的陽光已經變成黃昏，天快黑下來了。

「我先爬出去，」杜納說，「如果外面沒有什麼危險，你把食物籃交給我，再爬出來。」他開的這個洞，剛只夠他慢慢地爬出，貞妮提心吊膽地看他向外爬走。外面是什麼一個情形呢？也許是一個峭壁懸崖，無法上下。那麼，他們還是和在這囚室裏一樣。但願不是這樣吧！她真想叫杜納趕快一點，但是沒有說出口來。杜納當然想急於走出去的。現在，杜納的腳已經完全在洞內，她所能看見的是皮鞋的鞋跟。一下杜納的聲音，雖然不很清楚，但却十分高興，打斷了她的思路。

「外面並無危險，貞妮。崖壁雖然陡，可是我們可以爬下。你趕快出來，天已快黑了，我們必須在天黑前爬上崖頂。」

貞妮立刻爬入洞中，心裏無限輕鬆，她可以離開那陰森黑暗的囚室，重見外面的天空和蒼海，再吸新鮮空氣了。她爬出來一看，杜納正站在窄窄的崖脊上，面前就是那所已成廢墟的城堡，黑乎乎地高聳在黃昏的天空裏。這一面是沒有法子爬上去的。但是崖脊的右方，却有一個陡坡，滿是青草和大個大個的圓石。兩人慢慢地向着這陡坡而進，十分鐘後，他們已爬到崖頂，便躺在那窄窄的青草地上。

「謝天謝地我們逃出來了！」杜納說，「貞妮，當那鑰匙把門鎖上的時候，不瞞你說我真給它嚇着了。就好像我們已給活埋了一樣！」

「我知道，我也十分害怕，比昨天受海上的驚險還要怕。」貞妮說，她坐了起來向周圍看視。「你看，」她接着又說，「手指着右面的懸崖下方，」那是他們的船，有兩艘哩！我們看見坐船出去的兩個傢伙，一定在路上遇見他們的友人，和他們一起回來的。所以他們才轉來那麼快。」

杜納用肘撐起身體，向着海灘上那兩艘小船看去。它們繫在一個小灣內，剛好在那城堡的下面。其中一艘比較要大些。杜納看了一會才開口說道：

「你這話很對，貞妮。也許這正是我們的運氣。那兩個傢伙大約原準備暫時不再回來。那麼，這島上將有好幾天沒有別的人來往，我們豈不是餓也要餓死了。現在我們的辦法，就是等到天已黑盡，走到那海灘去，把大的一艘穿一個孔，讓它不能使用。我們划着小的一艘逃走。這些私販子們就只好在這島上等着，等我們通知官廳來捉拿他們。……我說，貞妮，我們應該吃一點東西吧？」

貞妮並不答話，只是打開食物籃子把食物取出。他們先把剩下的夾心麵包和糕餅吃完，又把洞窖內帶回的麵包儘量吃飽。然後再從牛奶瓶中把在洞內裝來的清水喝了一些。他們復又躺在青草地上，等候到了時候，走下懸崖到海灘去。

到了這個時候，天色差不多已經黑盡。但是杜納一直等到地面上所有的陽光都消逝之後，才叫貞妮一同起身。天上雖沒有月亮，可是燦爛的羣星，足夠使他們辨別路徑。他們小心翼翼地從懸崖爬下，不久就來到一條粗糙的小路，這路一直通到那個小灣。

「我們跟着這條路走，」杜納低聲對他的表妹說。

兩人停下來傾聽，周遭除了海浪細碎的聲音而外，別無任何聲響。他們認定私販子們都在地洞之中，便放心大胆地從這條路向着海灘跑去。顯然地這條路已被使用得很頻繁，因為路上的泥土都給踏緊了。他們一下子就來到沙灘，前面黑暗中，現出那兩隻船的黑影子。

「那就是的，」杜納說，「我們只消找得一塊尖銳的石頭，就可把那大船的船底穿一個洞。我們……」

杜納突然停止他的話頭，一道強烈的電燈光從黑暗中現了出來，集中地照這兩個吃一大驚的孩子們臉上。

「哦，你們原來想把大船穿一個洞，」一個聲音從燈光背後嘲笑似地對他們說。「幸而我和我的同伴剛巧來這裏捕魚。皮爾，你抓住那女孩子。你別動！」最後這話是對杜納說的。因為杜納給他巨靈似的手捉住，正拚命想掙脫。「別動，你好好跟我來。越動越吃虧！」

兩個少年用盡氣力企圖掙脫這兩隻魔手，可是對方究竟太強了，他們無論如何不是敵手。最後，那兩個惡漢率性把他們扛在肩上。

「別再掙扎，否則就要把你網上了。」其中的一個說。「我帶你們去見首領。我們這裏不高興有陌生人來的，尤其是想打穿我們的船的陌生人。我想首領一定很喜歡見見你們。」

現在，兩個少年已經精疲力竭，而且也十分喪氣，無暇再事抵抗了。於是，很不名譽地躺在兩個大漢的肩頭上，給他們帶進那黑洛保的堡樓，又從那裏帶到地下室那私販子們的地窖裏去。

#### 四 祕密潛艇

在私販們的洞窖裏有六個大漢。他們正圍着一張棹子坐着吃晚餐。看見兩個少年進來，大家都發出驚詫的叫聲。

「這是什麼人呀？」一個黑鬍子的彪形大漢開口問。他穿着水手衣服，顯然是這一羣人中的頭子。「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喂，沙姆，這兩個孩子怎樣會來到這裏的？」

「我不知道，首領。皮爾和我在小灣那裏把他們捉住的。他們正打算擊穿一艘船，划着另外一隻逃走。看那樣子，他們似乎知道這島上的事情很多。」

到了這時，杜納和貞妮已經並排站着，立在那首領的面前。

「原來你們打算擊穿我們的船，坐着另一隻逃走，哼！」這大漢皺起他那像一對黑蟲般的眉毛，以着兇猛的眼光望着這兩個孩子說，「你們打算讓我們困在這島上，是不是？我問你，你們怎樣來到這島上的？」

「昨天夜晚，」杜納回答說，「我們坐的小船給風浪打翻了。今早晨我們爬到崖頂，看見你們的小船。我們原想坐着一艘回到家裏去。」

「哦！是嗎？」棹邊坐着的另一個大漢，突然插口進來說，「那麼你們今天一個整天在什麼地方？你們爲什麼要擊穿我們的船呢？」

首領回頭去望着這說話的人，示意叫他不要多嘴。隨即說道：

「我來替你們回答吧。你們整天到處亂跑，偷看你們不應該看的東西。你們偷進這個洞裏

來，把那進口處的木板揭開。點上我們放在那裏的燈籠，走到這裏，你們又偷吃了我們的食物，到處偷看。自然你們以爲已經找着了一羣走私販子的巢穴了。因此你們企圖逃回家去，報告警察。當我們坐着兩艘小船回來時，你們認爲機會來了，你們可以坐着一隻船回去，同時整穿一艘，好讓我們動不得身，對不對？只是可憐你們却沒有做得成功。而且今夜我們的大頭領就要來了，他向來極不高興別人來窺探他的私事。好吧，沙姆把他們拿去鎖在那水塘側邊的門環上。」他又對這兩個少年說，「對不起你們兩個小朋友，你們知道得太多了，我不能放你們回去！」

這嘲弄而可恨的一番話說完之後，兩個少年也無法抵抗，便給他們拉到水塘側邊那道入口的門旁，綑着兩手，繫在門上的兩個鐵環上。那一羣大漢吃完晚餐，點起洞中各處的燈籠，洞裏每個角落通通都給燈光照耀出來。顯然地他們在準備着迎接那位大頭領。

貞妮害怕地望着這一羣私販子，低聲問杜納道：「他們要怎樣處置我們呢？」

「我不知道，貞妮。」杜納很想裝出滿腔希望，可是在話語裏怎樣也都表示不出來。這些私販們將要如何處置他們呢？自然不會輕輕放他們自由，出去報告他們所發現的情形。如果家裏有人知道他們在這島上就好了。但是誰也不會知道的呀！也許家裏的人以爲他們淹死在海裏，正在悲傷着。杜納一面想着，一面注視那水塘裏的黑水，海水慢慢地在那裏一起一伏地動着。如果他們是自由的，而此刻又是退潮的時候，兩人便可從那裏游泳出到洞外。只是看那水塘的樣子，現在正是高潮時候。他用力去扯那綑住他兩手的繩子，可是再怎樣用力，仍是絲毫不動。逐漸地，兩人的眼睛閉了下來。原來他們已經十分疲倦，雖然此刻處境是這樣的危險，繩子又綑得那麼



緊，不由得他們想走入睡鄉。正在這個時候，一聲響亮接着許多脚步在跑，使他們驚醒過來。

什麼事呀？私販子們從每一個角落都向這水塘邊跑過來。兩個少年睜眼向水中一看，一個奇異的光景出現在他們眼前。此刻那水塘中的海水已經不是黑色，却一刻一刻地逐漸光亮起來，就好像有什麼很強烈的燈光，在水中照耀着的一般。而這燈光又逐漸越來越近。暫時之間，杜納和貞妮都驚詫地向海水凝視着。同時，私販子們佈滿了這水塘的邊緣，顯然地在等候有什麼事情發生。

「那是從海面上來的，杜納。」貞妮低聲告訴他，「你看，水塘那面的進口處，照得多亮，可是周圍的岩石都是黑暗的。」

貞妮的話果然不錯。燈光是從海裏進入這水塘的進口處出現。一刻一刻地逐漸強烈，直到亮得眼睛差不多不能直視。接着，一道照人欲盲的光亮突然從進口射入，後面跟着一個又長又黑的東西，慢慢地滑進洞來，停在水塘的水面上。

原來是一艘潛水艇！

杜納差不多不相信他的眼睛。但是他曾經見過潛水艇的，他知道此刻進來的確是一艘潛艇。現在，私販子們正忙着把艇上的纜索繫在水塘側邊的岩壁上。幾分鐘後，艇上的艙門打開了，一個瘦小的人走出艙來，他穿着一身黑衣服，從甲板上走到這洞窖的地板上。

「一切照常嗎，華倫？」他對那黑鬍子大漢問。使杜納吃驚的是這個被一羣人尊為首領的大漢，却對這瘦小的新來者恭恭敬敬行了一禮。

「一切都照常，」他很恭敬地說，「只是我們捉住了兩個人，他們似乎在這島上發現了許多事情。」

「兩個人！在那裏？」那瘦小的人銳利地向四周一望。突然間，兩個少年便覺得一對冷酷而透人心肺的黑眼睛，直向他們的臉上射來。「呀，兩個孩子！他們怎樣來到這島上，他們在這裏作了些什麼？」

「他們是昨夜遇着風暴，船打翻了逃到這島上來的，」華倫答道，「今天早晨，他們一定看見我們兩個同伴離開這島，自行找到這洞窖的進口處，跑到這裏來各處探查一番。今夜他們又企圖偷船逃走，可是給皮爾和沙姆捉住了。捉住的時候，他們正打算鑿穿我們的船。我想他們的意思，是把我們困在島上，回去叫警察來捕捉。」

「哦，」那瘦小的人向前走上一步，以着那雙怕人的眼睛，凝視這兩個少年。「你們打算去報告得到幾年來政府懸賞捉拿我的獎金，破壞我這幾年特別用心佈置好的計劃，是不是？小朋友們，我決不容許你們這樣干涉我的私事。你們的船昨夜給風浪打翻了，好得很。你家裏的人一定以為你們都淹死了。那麼，我把你們帶到我的船上去時，誰也不會想到來尋找你們的。這對於你們是太不幸，對我却是十分便利。你們應該知道不要去干涉不關你們的事情呀。」

他滔滔不絕地說完這一番話之後，又轉過臉去對着華倫。

「把船上的貨卸下來，」他說，「貨並不多，我得在退潮之前開出這裏。你們把貨卸完後，再把這兩個孩子送上船去。等我一路上想想怎樣處置他們。」

命令一下，立刻人們活動起來。潛艇上又鑽出三個人來，幫忙着把幾箱東西從貨艙中運出，搬到洞窖的地板上。兩個少年此刻已經十分驚恐，無暇注意到他們周圍的這些活動。不久之後，兩人就給帶上潛艇，關在一間小小的鋼製的船室裏。現在，他們感到一切回家的希望都破碎了。不知怎樣，這個兩眼銳利的瘦子，較之其他私販子們一齊合併起來，還要使他們害怕。他們心裏不住在想，這瘦子打算怎樣處置他們呀？

兩人被關在小室中不久，就聽見低抑的聲響，龍骨開始震動着。這告訴他們潛艇業已退出岩洞，向海上行駛。兩人給帶到小室裏來時，私販子們並沒有再綑住他們的手。杜納就讓貞妮躺在室中惟一的小床上休息，他自己睡在地上。初時，他們以為絕對睡不着的，誰知一下就閉上眼，疲倦使他們顧不得害怕，兩人都呼呼入睡了。十個鐘頭後才睜眼睛看時，門口站着一個人，手裏端着一碗食物和一壺熱騰騰的咖啡。

「首領說你們吃完後，可以在外面過道散步，可別鬧別的花樣，」那人咆哮似地說，「如果你們再不安份，立刻鎖起來再不讓出去到外面去。我想你們該不願意這樣辦吧！」

孩子們向他道了謝，貪婪地端起食物就吃。碗裏裝的是粗糙的紅燴肉，可是兩人已經十分飢餓，顧不了好吃不好吃，一下都吞下肚去了。吃完之後，兩人離開小室，走到那面的過道來。這是一條窄而短的過道，兩頭都有一道鐵門，門當然是關着的。孩子們能夠在這裏走來走去，舒散舒散筋骨，已經覺得如登天堂了。他們在這裏走動不多久，那個人又從一道門裏進來，叫他們跟着出去。兩人經過一間複雜的機器室，那裏有兩個水手正在忙着向機械上滑潤油。從這裏他們走

到一架鐵製的樓梯，樓梯頂上的艙口是打開着的。從下面看去，孩子們可以看見天空和陽光，他們知道這潛艇正慢慢地在海面上行駛着。那人引他們走上樓梯，出到一個小小的，鋼製的甲板上來。兩個少年便立刻熱心地向周圍張望，可是他們所期望着的東西，什麼也沒有。四周不見一點陸地影子，甚至連一片孤帆都沒有。無論從那一方面看去，都是茫茫海水，上面是藍蔚的晴空，幾片白雲悠閑地橫着。

「一刻鐘後，我們這船就要潛到海底去了。」那人說道，隨即坐在艙口邊上。「所以你們頂好呼吸一些新鮮空氣。假如你們要跳海逃走，我也不反對。只是你們得游泳三百多公里呢！」他說後大笑，很高興於他這兩句幽默話。兩個孩子也不睬他，轉身背着這人，向着來時的海路注視着。就算他們此刻成了別人的囚徒，但看着這藍色的天堂，和呼吸着新鮮空氣總是好的。只是十五分鐘立刻就過去，他們又被那人帶回那兩頭有門的過道來。以後一直過了四個整天。每天兩次他們都被帶到甲板上，停留幾分鐘。其餘的時間，便關在那小室和那過道之內。他們沒有一次看見過海上有過往船隻，也沒有再見過那瘦小的首領。一直到了第四天晚上，艇上的水手們奔忙着，他們才知道潛艇已到了目的地了。

不久，他們就感到這潛艇已停了下來，艇口打開了。他們在小室裏，聽見好幾個人在外面說話。其中有一些好像說的是外國話。接着，他們又聽見那首領嚴厲的聲音。幾分鐘後，他們的小室門給打開了，那天天監視他們的水手在門口出現。

「出來！」他咆哮似地說，「我認爲首領待你們太客氣了。如果是我，老早在你們足上綁着

大石頭，把你們丟下海去！誰叫你們那麼愛管閑事。出來！快走！首領是不耐煩多等的。」

兩個少年照着以前走的路，出到最上一層甲板。這時天已黑盡，但是周圍還有足夠的光線，使他們看出這潛艇是停在一個小灣之內，小灣的前面是些巨大高聳的巉崖。接着，一聲等得不耐煩的聲音，衝破這黑夜的沈寂。他們才看見潛艇旁邊有一隻小船。

「快到這裏來！」

杜納和貞妮幾乎是給推的一樣，被投到這隻小船裏。船裏有三個人在等着。孩子們剛一坐下，有兩個就舉起木槳，向着岸邊划去。到了岸邊之後，他們的兩手給強有力的手腕拉着，直向一個陡峻的海灘而進，陡坡上停有一部汽車，馬達在跳動着，準備開動的樣子。他們又給推進這汽車之內，並受吩咐不准吵鬧。跟着另一個人也坐進他們的車廂裏，汽車門一關，即刻向前駛動。車廂內一片漆黑，兩個孩子看不見跟着坐進來的那人是誰，心裏正在猜想的時候，這人從黑暗中開始說話。

「小朋友，我手裏拿得有一隻手鎗。所以請你們不要胡亂行動。你們已經給我們一個大麻煩了，我是討厭別人給我麻煩的。」

這聲音一聽去，就知道是那瘦小個子，那一羣走私販子的最高首領。這幾句話他說得是那麼冷酷，使得杜納和貞妮不由地縮成一堆，十分害怕。他將要把他們帶到什麼地方去呢？這個瘦小的傢伙，將要怎樣處置他們？這麼嚴酷地說話的人，對人絕不會放鬆的。

汽車足足走了兩個鐘頭，兩個少年也看不出外面是什麼一個樣子，不知道他們到底在什麼地

方。有時只看見一些高樹，黑森森地在汽車外聳立着，有時也朦朧看得出一些房屋的影子。有一次，汽車不知因為什麼停止下來。兩個小孩即刻聽見那瘦小個子把身子動了一動，喊了一聲：「不要停下，快開！」於是汽車又往前駛着，一公里一公里地走。最後，車子突然急劇地轉了一個灣，走進兩根大門石柱之間，直向一條寬闊的沙道走進，這沙道的兩旁都是高樹。三分鐘後，汽車停了下來，立刻汽車門也打開了，門口現出兩個黑影。

「把他們帶到北樓去，鎖在那房間裏！」汽車裏的瘦小個子對那兩條黑影說，「我還沒有決定處置他們的方法。你們小心看守着，等候我的命令。」

「是，首領！」

杜納和真妮聽這聲音，認出其中一個，就是在潛艇上看管他們的那個水手。接着，兩隻粗腕伸到車廂裏來，一隻捉住一個，粗暴地把他們拖出汽車。他們出來一看，面前是一幢高大的房屋。幾列寬大的石階。兩人給拖上這石階，立刻走到一扇大門的前面來。從大門進去，是一間大廳，地板上鋪着很考究的地毯，壁上掛着畫和古時用的刀劍。從許多掛着的燈裏，發出柔和的燈光，四處照射着。但是他們並不許停留在這裏，那兩個水手又粗暴地把他們推向一個側門而入，走上一個窄小的階梯，一直走到一間房屋的房門面前，那水手才停止脚步，一個打開房門，把杜納和真妮往室內一推。等他們掉過臉來，那扇門早已砰然一聲關上了。他們又聽見鑰匙在鎖孔裏轉動的聲音。

房間裏沒有一點燈光，兩人擠在一團，傾聽着那兩個水手的脚步聲響，直到他們走得很遠，

一點都聽不見後，才放下心來。他們此刻在的是什麼地方？那一個都市？這所大房屋的主人同時又是私販子的首腦，他究竟是誰呢？他們自然一些不知道，只知道他們給人囚禁着，給一些不要命的傢伙囚禁着，而這些人的秘密不幸而又被他們發現了。這些私販子們自然不敢讓他們獲得自由的。

## 五 古屋

腳步聲響已經聽不見後又過了幾分鐘，兩個少年才從恐怖中充分恢復過來，打量着他們周圍的環境。房間裏一片漆黑，但是他們的眼睛在黑暗中熟悉了之後，看出有一個方形的地方，比其餘各處似乎要少黑一點。他們猜想這地方大概是窗子。於是兩個人手握着手，向着那裏走去，向窗外看視。外面也是一個漆黑的暗夜，天空給層層黑雲遮住，什麼也看不出來。他們只看不遠的地方，有一大堆黑影子，似乎是一叢樹林。兩人只好再轉回頭來，開始小心謹慎地暗中摸索，在黑暗的房間裏到處走了一週。

第一件給他們發現的東西，是一隻小床，靠着一堵牆壁擺下。接着他們又發現出一張破爛棹子，一把椅子，和一個敞口的壁爐。最後，他們走到另一道門來。從這門裏進去，是一間較小的房間，也有一隻小床和一把椅子。這間屋子並沒有通到外面的門，因此他們又回那較大的一間來，摸索地走到那和外面走廊相通的門邊。這道門可是十分結實，兩人拚着全身力量，用肩頭去推它，但是門絲毫不動。

「沒有辦法，貞妮，」杜納終於說了，「這門太結實了。我們只有躺下來，休息着睡它一

覺。到了明天，也許陽光幫助我們，或者可能找出一條逃走的路。現在是毫無辦法的了。」

貞妮照着他的話，走進那較小的一間屋子裏去，杜納就睡在外面較大房間的小床上。他因爲十分疲倦，一覺睡到天亮，直到有人開門才驚醒過來。只見一個漢子端着早餐進來。

「喂，少爺和小姐，給你們拿早餐來了！」那人咆哮似地說，一面把食物放在小棹上。「如果我是首領，你們不會得這樣好東西吃的。你們的運氣真好，首領本來說今早晨對付你們兩個，只是他有事到別處去了，他要幾天後才回來。臨行時吩咐下來不許難爲你們兩個！所以你們吃這些東西要知道感謝。每天兩頓都由我送來，這真是浪費食物！」

說後他向杜納惡狠狠看了一眼，砰的一聲拉上門，他出去了。

「這禽獸！我真希望能逃出這裏，就只是爲着懲罰這樣可怕的人！」

杜納抬頭一看，原來貞妮早已出來，站在小房門口。

「喂，貞妮，」杜納對他說，「我們可能設法逃走，你別擔心。那傢伙剛才嘲笑着說我們運氣好，可是我們運氣真好。如果那首領要幾天後才回來，我們就有很多時間來計劃逃走。來吃早餐吧，過後，我們再到處檢查一下。」

兩人飽食之後，精神更感到勇壯。他們把早餐吃完，立即綿密地開始各處檢查。

第一件事是從窗口向外邊探望。但是一眼之下，就看出從這一方面逃走，萬無可能。他們所在的這間屋子，正是高高地在屋頂上。下面牆壁，連一個猴子可以落腳的縫隙都沒有。遠遠的下面，是一個石板鋪的小天井，三面都被建築物圍繞着。建築物的那一面是一帶厚密的樹林，再在



樹林那面，便是一望無際的沼地了。那光景看去十分荒涼慘淡。極目所見，連一個茅屋都沒有。孩子們看了一陣，禁不住恐懼着掉過臉來。不知怎樣，那荒涼慘淡的沼地，使他們更感到處境的孤獨，覺到和外面的救援，更越來越隔絕了。

「不要緊，」貞妮說了，她看見杜納垂頭喪氣，便振起精神很高興地說，「我們只看見這房屋的一方面，還有三方沒有看見哩。這地方不見得各處都是這樣荒涼。如果我們能逃出去，我們一定能够得到幫助的。」

「說是這樣說，只是我們怎樣才逃得出去呢？」杜納憂愁地答道，「我以為可用臥單、毯子等結成繩索，從這裏把我們吊下去。可是我們在的地方實在太高了。我們就算把它們撕成一條一條的，也無法使它達及下面的地面。」

貞妮點了點頭，看去似乎非常絕望。除了那漢子偶然忘記鎖上門，她簡直想不出別的方法。她再向房屋的四週望了一望。在遠遠的那一頭是一個敞口的壁爐，壁爐裏面有一個煙囪。煙囪！貞妮記得不知在什麼地方讀過一本書，上面說掃除煙囪的人，常常叫小孩子爬進煙囪去掃除。而這個壁爐的煙囪，似乎正是這麼一個可以爬進去掃除的。假如小孩子們能爬進過去一次，那麼……

「杜納……」她興奮地叫了一聲，可是外面的脚步聲響，使她停住了嘴。一下房門打開，那看守他們的漢子——司提文走進來了。

「吃完了嗎？」他咆哮地說，「多吃一些，你們要到今夜才再有東西吃呢！」

他拿起棹上的食物盤子走出門去，小心地把門鎖上。貞妮一直等到他那不高興的脚步聲音，

走到聽不見的遠處後，才又喊一聲：

「杜納……」

「什麼事！你看去好像很興奮的樣子。我真想也能夠興奮興奮！」

「杜納，我說的是那煙囪！」

「煙囪！」

「是呀，煙囪。你還不明白嗎？那煙囪很大，就是舊時那種可以爬進裏面去掃的煙囪。如果小孩子們從前爬過這類煙囪，爲什麼我們現在不能爬呢？」

「貞妮，真有你的！」杜納跳了起來，「怎麼我會沒有想到，我真笨。」他跑來跑在貞妮的旁邊，兩人一同向煙囪裏面望去。

「貞妮，我想我們能夠爬上去，」他繼續說，「你看，那煙囪口的光亮處並離得不很遠。」  
「是的，你看這是不是爬上去用的鐵梯呀，杜納？」貞妮伸出手去，摸着牢釘在煙囪內部的一道鐵條子。「是梯子！我還看見有同樣的好幾條，一直伸到煙囪口。杜納，有這東西，我們很容易地就可走上煙囪頂了。」

「等着，貞妮。」

貞妮已經走進煙囪裏去，杜納一手把她拉住。

「我們還要仔細商量。」他說了，「我們就算從這梯子走上煙囪口，我們只不過達到了這房子的屋頂，比此刻離地更高了。」

「你好笨呀！」貞妮不耐煩地叫了一聲。「如果這煙囪裏有鐵梯子，別的煙囪自然也有同樣的裝置。我們只消從屋頂鑽到另一個煙囪，從那煙囪的鐵梯下到一間沒有鎖的屋子，從那裏我們不是可以逃走了嗎？」

「是的，我都想到了。」杜納答道，「但是如果我們在白天去到處找尋沒有上鎖的房間，我們一定要給他們捉住。因此，我先上去打探一下，你在這裏等候着。於是……」

「我不要在這裏等候，」貞妮憤怒地打斷他的話頭。「這是我想出來的主意。你以為我可以在此等候你上去探查，那你就錯了。杜納，別固執了，我們一塊兒小心地去。我知道白天不能夠到處去探查的，但是如果果不乘這個時候把周圍的地形認識清楚，到夜晚我們就辨不出路了。」

杜納知道再勸也無用，但他仍主張自己先上去，叫貞妮在下面等着，一直等他爬到梯頂，試試那些鐵梯子是否牢固。貞妮贊成他的提議。於是杜納走入煙囪，一手拉住那鐵製的條子。

「很牢固，」他拉着爬了上去，「貞妮，你頂好站遠一點，恐怕有什麼碎磚落下來打着頭。」但是貞妮非常興奮，並不注意杜納的話。她不斷地伸頭進煙囪裏，看看杜納爬到什麼地方。杜納很順當地往上爬去，不多時，貞妮看見他已爬上煙囪頂，一會兒整個身體都爬出煙囪以外，看不見了。但是還隔不到一下子，他的頭重又出現在煙囪口邊，向她俯視着。

「沒有問題，貞妮，」他低聲說，「只是當心着，不要踏進中間的黑洞裏跌下去。那好像是另一個煙囪。」

「我會當心的。」貞妮說。她也很順當地爬上煙囪的鐵梯。

和她預期相反，煙囪裏面並沒有煤煙，因此她斷定這煙囪一定有很久時間沒有被人使用過。裏面十分黑暗，惟一的光線只是從煙囪口透了進來。雖然杜納曾經警告過她，可是她爬到半中間時，幾乎跌進一個窄而黑的洞裏去了。貞妮牢牢地抓住鐵梯，兩眼對着那黑洞望去。這個黑洞的面積，沒有她此時爬着的煙囪大，但是洞口邊似乎也有一道鐵梯，就和她此刻爬着的一樣。她想這洞的那一頭是什麼地方呢？可惜她沒有一個電筒。正在這麼猜想之際，杜納的聲音從上面把她驚醒，於是她又繼續往上面爬。不到一分鐘，她已爬出煙囪口，站在屋頂之上。

「你看見了那個黑洞嗎？」杜納第一句就問她這件事。

「看見的，那是另一個煙囪的頂口，裏面一樣地有着鐵梯。」

「我也看見的，只是比我們這個煙囪小，我想我爬不進去。」

「如果有必要的話，」貞妮說，「我可以擠得進去。只是我們要找一個地方，足以使我們兩個人爬得下去。」

她在屋頂上向四邊一望，四面都是灰色古舊的石板瓦，傾斜着向下面鋪去，其中林立着一些煙囪。在他們站的地方附近，有一堵高高的石欄，把他們遮擋住，使下面的人們看不見他們。在他們的前面，是一條寬溝夾於兩個屋頂之間，向下傾斜下去。

「你看，真有不少的煙囪。」杜納說，「我真想知道它們通到什麼地方。貞妮，我們試一試那寬溝盡頭處的煙囪。看那樣子，我們很容易爬得下去。」

於是，兩個少年沿着寬溝走去。未走之前，杜納從口袋裏取出一塊粉筆，在他們剛爬出來的

煙囪上畫了一個記號，以便回來時認得出來。他們走到了所選擇的那個煙囪來，朝裏面一望，只覺得黑暗陰森，可是內部也和他們爬出來的那煙囪一樣，有着鐵製的梯子，而且一樣地也是一點煤煙沒有。

「爲什麼這些煙囪會這樣乾淨，杜納？」貞妮低聲問道，「我以為它們一定都是給煤煙弄得很髒的。」

「我想是這些煙囪從來沒有被使用過。」杜納答道，「這種房屋又寬又大，而且又十分古舊。一定有無數的房間都關閉着，不知多少年沒有打開了。」

他從煙囪口向下面的黑暗望去。老實說，他真不願走下那一無所知的黑暗中去。但是如要逃出他們的監牢，這事又非做不可。

「我先下去，貞妮。等我在下面叫你，你再下來。」他對貞妮說，「請你答允一定要我叫你之後，你才爬下來。」

「好吧，好吧。我答允你。」

「好！」杜納說後，立即把一隻腳踏進煙囪內部，幾秒鐘後，他已全身走下煙囪，看不見了。暫時之間，貞妮在上面聽着他向下爬行的聲響，接着，一切復歸於寂靜。

杜納在煙囪裏，發現向下爬比向上爬困難得多。因爲下面一團漆黑，沒有頂口上的光亮給他作嚮導。他似乎走了很久很久的時間，才發現一些微弱的光亮，成一個方塊形，指示出那就是煙囪底了。杜納連忙停下脚步，注意傾聽着。下面的房間裏有沒有人呢？他聽了一陣，一點聲音也

沒有。於是他又繼續再往下走，不久他就看見壁爐前鋪的那一塊石地，又看見爐格子的鐵條。他又停下來傾聽，下面仍然沒有聲音。杜納此時，已確定下面的房間中並沒有人，這才大胆地爬下幾道鐵梯鑽出到壁爐外面來。

舉眼一看，杜納知道這是一間臥室，再一眼，他又看出屋中空空地沒有一個人，已有許多年沒有人住過。對面靠牆，是一張有四根帳柱子的臥床，床上的被單帷帳等物，已經朽爛而蒙上很厚的灰塵。此外，還有一個大衣櫥，幾把椅子，一張梳粧台。台上的鏡子業已昏暗褪色。窗子上掛着蟲蛀了的厚重窗簾。全體說來，這房間有點使人毛髮竦然。當杜納環視着這些已經朽去的華美裝飾時，他自己都不覺戰慄了。但是他仍然高興着看見那厚重的灰塵，和腐朽的窗帷。因為這些東西，至少告訴他這房間從沒有人進來過。他回到壁爐，又走到煙囪裏來。

「真妮！」他向上面叫了一聲。從他站的地方看上去，遠遠有一道方形的光亮，和一個小小的，黑而圓的東西。他知道那是真妮的頭。

「真妮，走下來吧，這裏很安全。」

「來了！」

從上面傳來一個微弱的答聲。只看見那小而黑圓的頭動了一動。接着那方形的光亮就給真妮的身體完全遮斷，杜納知道她在往下爬。果然五分鐘後，真妮已從鐵梯走下來，站在杜納的旁邊。

「多可怕的房間呀！」真妮低聲說道，「我真不想在那樣的床上睡覺。」她又向屋子的四周

打量着，「杜納，那道門沒有上鎖吧？」

「沒有。外面是一個走廊，滿放着許多石像和古畫，還有很多的傢俱。但是却不見一個人影，我也沒有聽見什麼聲音。」

貞妮走到門邊，把門推開向外一望。

「這些走私販子們的首領，在那裏找出這樣一所古怪的房子來！真太奇怪了。」貞妮說後，隨即退回房間，把門關上，又道，「那些畫片，很像倫敦美術館掛着的古畫一樣。我想有一些一定很值錢。」

「我知道的，」杜納答道，「這很像小說故事中的所說的，一個大惡人常常住在很美麗的大房大屋裏，十分享受，附近的人們都敬他爲大紳士。而實際上却是一個壞蛋，一生作的盡是壞事。貞妮，我相信那首領確是這樣，你看他自己有着潛水艇，又住着這樣好的房屋，他當然是很有錢的。」

「看這樣子是很像的。」貞妮說，「可是我們第二步怎麼辦？」

「我要你在這屋裏等我，我再到各處去探查一下。」

「別再說這樣的廢話。我決不在這裏等候你！我們現在必要的，是找出一條最近的路，離開這所房子，對不對？因此，我提議我們一塊兒去找，找着後回去，等到那傢伙今夜送食物來後，我們就開始逃走。」

「就這麼辦。我們現在先從那裏走呢？」杜納說。

在這個時候，兩個少年又重走出到走廊來。他們先把鞋子脫下，放在那間屋子裏。此刻便在那長長的走廊上兩頭探視着。

「我們從右邊走起。在那盡頭處有一個空隙，好像是樓梯的頂口。」

於是，他們先把這寢室門辨認清楚，以便回來時不致走錯。才轉向右手，在地面上爬行着。不時還停下來前後看看，又傾着耳朵諦聽，生怕有什麼人在他們附近。但是周圍一個人影也沒有，不一時，兩人已經走到那樓梯的頂口來了。杜納靠在樓梯的欄杆上，向着下面探視。

「下面是一間大廳呢！」他低聲對貞妮說，「好像就是昨夜我們進來時經過的那個大廳。這樣看來，我們剛才走下的煙囪一定很好了。這樓梯的最低一級，就是這房子的底層呀。」

「那麼，我們回去吧。」貞妮催促他說，「我們已經知道路了。今夜很容易地就可逃走。」杜納走下幾級樓梯，停下來傾聽着，又向下面的大廳中注視。這房子森靜得一點聲息沒有，好像並沒有一個人住在這裏。接着他從樓梯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在貞妮的耳邊低聲說道：

「我走下樓梯的最下一級去看看。那裏一個人也沒有。我想在大廳裏探望探望，看看門在什麼地方。現在探聽清楚，今晚上的逃走工作豈不是更要容易些？」

貞妮還沒有開口答話，杜納已經又走下樓梯。她雖然不願意再去冒險，但也只得跟着走下。杜納在下面直是打着手勢，叫她不要下來。可是貞妮不聽，於是兩個人偷偷摸摸地，直下到最後的一級。大廳裏果然沒有一個人，只是一張小棹上的煙灰盤裏，還有着一枝雪茄煙頭還在燃着沒有全熄，說明曾經有人才走開沒有一會。杜納看見這枝雪茄，他立刻拉住貞妮的手，兩人趕快躲在



附近一塊厚重的窗帷裏面。從這裏他們可以偷看外面，但却不致被外面的人偵查着。他們剛躲好，就聽見脚步聲響。一下，那看守他們的司提文和那瘦小的首領，從不遠的一個過道裏走出來了。

「司提文，你都明白了吧？我大約要出去幾天，在我回來以前，那兩個小囚人都交在你身上。我還沒有決定對付他們的方法。你可以把第一號移到北樓去，這樣，他們關在一個地方，便比較容易看管些。只是有時那兩個小孩，比那個大人還要危險。因為他們所知道的更多。不過等我回來後，這三個傢伙都要設法處置。到我回來為止，我要你好好地看守着他們。明白了嗎？」

「明白了，首領。」

「好，我也再沒有別的吩咐了。在五分鐘後，你叫司機把車子開在門口來。」

他把手一揮，叫司提文走開，自己向着一間屋子走進。這屋子剛好正在兩個孩子躲着地方的正對過。孩子們看得很清楚，這間屋是他的書室。他進去後並打算停留很久，因為他並沒有把門關上。兩人看見他走到門對面的牆邊，靠牆是一列書架。他好像用手按着什麼機關，有一個書架就像一道門似地打開了，裏面現出一間小屋。首領走進去，手裏拿着一本小小的黑書走出。他站在書室的中央，翻看小書的書頁。不一會，他好像已經翻到他所想看的東西，他把書關上，又走進小屋去把書放好。走出來又把書架關回原處，這才從書室裏走出來，隨手把書室的門關上。

「你看見那本小書嗎？」杜納低聲問貞妮，「我相信那一定是很重要的東西，所以才放在那祕密的小房間裏。」

他連忙停下嘴，因為這時，那首領正注視着遮掩他們的窗帷。兩人心臟跳個不住，以為他們

給首領發現了。但是他顯然地並沒有看出什麼，因為次一瞬間，他已轉身向着大門走出去。又一下，兩個孩子聽見門外車響，接着車子就開走了。一兩分鐘後，他們又聽見大門砰的一聲關上，司提文從外面走了進來，向着他剛才走出來的過道走去，一下，影子都沒有了。

「我們趕快走吧，杜納。」貞妮低聲說，「乘着沒有人出入之前，我們趕快回去！」

「好的，」杜納答道，「只是請你再稍等一刻，我想去拿一點東西。」

「杜納，你……」

貞妮拚命把她想叫喊出來的聲音抑制住。杜納到底想作些什麼？他一定要給人發現的！因為在這個時候，杜納已離開他躲藏的地方，走進那對面的書室中去了。貞妮滿心焦急着氣都透不過來，只好向那書室的門張望着。杜納什麼時候才出來呀？她等候着急得難過。呀！門打開了，杜納現出一個頭來，向左右看看有沒有人，隨即一溜煙跑回到貞妮站的地方。

「拿到了！」他興奮地低聲對貞妮說。「走吧，我們趕快回去。」

他向前急急地走上樓梯，忙忙回到那間寢室，爬上煙囪。兩個人照着原路走回自己被拘禁着的屋子裏來。一直到回來後，貞妮才問他到底拿到了什麼東西。

「就是這個！」杜納很得意地從衣袋裏取了出來，原來是一隻大型的電筒。

「當那首領在書室裏看他的小書時，我注意到棹上放得有這個東西。」杜納向貞妮解釋道，「這電筒的幫助可不小，今夜我們可以用它去找那第一號。」

「第一號！」貞妮莫明其妙地說，「你說些什麼呀？」

「就是那第三個人呀，貞妮。那首領對司提文說，不是另外還關得有一個人嗎？你也聽見了的吧？另外有一個人也在追尋這些私販，被他們捉住，此刻和我們一樣地被拘禁着。我們如要逃走，不能讓他獨自關在這裏，你說對不對？」

「自然是對的，」貞妮說，「杜納，離開了這可怕的地方時，我才真高興！這地方可叫我非常害怕！」

## 六 逃走

他們回到房間來後，靜靜等候着天黑。兩人覺得這段時間實在長得難過。有時，遠遠有人語聲傳到他們的耳裏來；有時從窗上看下去，下面天井裏有人在走過。除此之外，這所大房子寂靜得就如荒島一般，好像只有他們兩個在裏面住着。最後，長長的黑影終於告訴他們天已快黑了。

不一會，門外脚步聲響，使他們知道看守正端着晚飯走來。果然幾秒鐘後，房門打開了。司提文端着一個盤子進來。盤子上放着兩碟食物，一瓶水和兩隻杯子

「這是你們的晚飯，」他咆哮似地說，把盤子放在桌上，又說道，

「快些吃，我不能整夜晚來服侍你們！十分鐘後我就要回來的，如果那時你們還沒有吃完，我只有把剩下的都端回去。」

說畢，他走出去砰的一聲把門拉上，又上了鎖。房中留下這兩個孩子，因為聽他說得那麼急，便開始吃起來。那食物十分粗糙，但是孩子們也十分飢餓，兩人大嚼一頓。等到司提文再開門進來時，盤中已經不剩一物。

「請你把這瓶水留下給我們，好不好？」杜納向司提文請求。司提文一面收拾盤碟，嘴裏不知說了些什麼，但他把水瓶留下，拿着盤子出去，又把房門上了鎖。一下，他的足步聲已走得遠遠地聽不見了。

「謝天謝地這傢伙走了！」杜納說道，「我以為他要把我們鎖進裏面那一間屋子裏，那我們的計劃可就糟了。現在，我們就靜靜地等着，等到人們都睡靜了後……」

突然間，外面有一種聲響，打斷了杜納的話，使他傾聽着。這聲音好像是什麼重物，從一處移動到另一處，連續不斷地響着。這聲音也不知是從那一個方向發出來的。兩個少年互相驚愕地看視着，隨又以着驚懼的眼光向房中迴圍看視。那是什麼聲響呀？聽去好像含有鬼氣似的。貞妮已經嚇得抖戰着。正在這個時候，一聲比以前更重的聲響，使得兩個孩子掉轉身軀，向着壁爐注視。原來這聲音是從煙囪裏傳出來的。可是煙囪裏毫無異狀，仍和往常一樣。這一響聲響過後，突然一切又復沈靜下來。聲響發生後的這個寂靜，比往常的寂靜還要可怕。

「什麼東西響呀？」貞妮低聲地問。

杜納從床褥下面取出他白天拿來的電筒，勇敢地向着壁爐走近。他心裏是十分害怕的，但是電筒裏發出來的光輝，使兩人胆子壯大起來。他們走到煙囪口朝裏面望去，那裏面什麼東西也沒有。杜納隨即把電筒扭熄，他對貞妮說非節約着使用這電筒不可。

「也許是屋頂的石板瓦鬆了一塊落下去了，」他對貞妮說。「不管怎樣，煙囪裏並沒有什麼東西，所以我們用不着害怕。」

杜納表面上說得很勇敢，但是這聲響確是使他們十分害怕。很久之間，兩人靜靜地坐在這黑房間裏，驚恐地傾聽着是不是還有第二次。但是以後再沒有什麼聲音，逐漸地兩人的勇氣又恢復過來，開始低聲談話。只是時間過得真慢，杜納好幾次照着他的手錶，滿以為他們出發的時間已經到了。誰知看來看去只不過過了幾十分鐘。

兩人並肩坐在黑暗中，耐心等待着。突然，一個低抑的空洞的呻吟，又打破這沈寂。

貞妮抓住杜納的手，張開嘴正要叫喊出來。可是那聲音是如此可怕，使得她叫喊也叫喊不出來。這呻吟聲聽去似乎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傳來，可是却像圍繞在他們的四週似的。兩人動也不敢動一下，只是互相緊握着，向黑暗中凝視。就好像在這黑暗裏隨時都可能有什麼東西現露出來，伸手抓住他們；可是始終也沒有什麼東西出現。這時，杜納記起他的電筒來了。他記得剛才是在床上的。他忙忙地向床上一摸，果然還在那裏。杜納伸手拿起電筒，只是他還不敢打開。假如打開後看見什麼東西呢？……假如房間裏有什麼……假如……那呻吟聲又傳來了。好像就從他們面前的黑暗中傳出來似的。杜納橫了心，大胆把電筒扭開一看，前面什麼東西都沒有。房間裏除了他們兩人而外，就是那張床，棹子，和棹上的一瓶水，一張破爛椅子。

「杜納，到底是……」

「哎——喲！」

兩人吃一大驚，趕緊回頭來向壁爐望着，這聲音像是從壁爐裏發出來的。一下，那低抑的，可怕的呻吟又傳了過來。杜納實在忍受不住，跑到壁爐面前拿電筒向煙囪裏照看。裏面仍然沒有

別的什麼，只是白天他們所看見的鐵梯，一直向着黑暗處伸去。

杜納退出煙窗，對貞妮說道，

「裏面什麼也沒有，確實沒有別的東西。只怕是外面的風響，你知道風聲會……」

「哎呀，我的頭！」

這一句話從煙窗裏傳進來，直達兩人的耳鼓，雖然微弱，却很清楚。暫時，他們呆立着向壁爐望，差不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會兒後，貞妮忽然戰慄着笑了出來，發出一聲安心的嘆息。

「哦，原來是那個囚人！」她說了。

「囚人？」杜納莫名其妙。

「是呀，你多笨！」貞妮答道，「那另外一個囚人呀，自然是。你還不明白嗎？今天那首領不是說過另外還有一個人，給他們捉住。他叫司提文把他移到北樓來挨近我們，以便好管理。我想他此刻移住的房間，一定和我們的接得很近。他的聲音就從煙窗裏傳進來……」

「一定是那個煙窗！」杜納興奮地說，「我們今早爬上鐵梯時，半路上來時，經過的那一個小煙窗！那下面一定是這人的囚室了。所以我們聽得見聲音。」

「是的，我老早猜到了。」貞妮輕蔑地說。

但是杜納已經爬進煙窗，貞妮也只好跟着走進。兩人走上鐵梯，爬到早上他們經過的那黑洞邊來。果然，下面有人行動的聲音，聽得十分清楚。又聽見一些自言自語的低抑聲。杜納稍為躊躇了一下，隨即把頭伸進黑洞，低聲向下面叫道：

「喂、下面的人，你是誰呀？」

暫時有一兩秒鐘的樣子，下面的聲響突然沈寂下來。過後，來了一個低聲的回答：

「你是個天使呢，還是真正的人？說吧，告訴我你是誰！我給那傢伙打得頭脹腦昏，有點兒弄不清楚。」

貞妮忍不住笑，她對下面說道：

「我們不是天使，我們是兩個給私販子捉住的少年。可是我們已經找到一條逃走的路了。你也是給他們捉住的嗎？」

「一個姑娘的聲音呀！」下面的聲音回答說，「是的，我給他們捉住了，小姐。現在我的手和腳都給綑住，除非你或者另一個說話的人，下來替我解開，我只好永遠作他們的囚人。」

「好的，我們來了。」貞妮回答。她回頭對杜納道，「你爬上去一點，讓我從這洞裏擠下去。別再說廢話，這洞太小了，你那能爬得下去呢！把你的小刀借給我，我拿着電筒下去。我一下就會回來的。」

貞妮把自己的衣服裹住身體，慢慢地從洞口爬進另一煙囪的鐵梯。這洞果然十分窄小，她拚命地往下擠，把衣服撕破了好幾處，終於在幾分鐘後，爬下到煙囪底，走到和她們房間相似的一間屋子來。

杜納在上面的鐵梯上等候着，覺得時間過得真慢。他聽見下面貞妮和那人的低語聲音，但是聽不出說些什麼。他似乎等了很久很久，好容易才看見下面燈光一閃，貞妮慢慢地向上爬來。

「杜納，」貞妮對他說了，「你先爬回到房間裏去，我一會兒就回來，再告訴你詳細情形。」幾分鐘後，兩個孩子都已先後回到他們的房間來了。杜納看見貞妮的衣服撕破了好幾處，忍不住叫喊一聲。

「這衣服給弄糟了，」貞妮拿電筒照着許多破爛之處，對杜納說，「但是這是沒有辦法的，而且也很值得。你聽我說，那人是個青年，名叫李却葛雷。他奉了祕密命令，偵查這些私販子們已經有幾個月了。可是在前一個星期，終於給私販們捉住，把他帶到此地來。你該記得剛才我們聽見那些聲響。原來司提文今晚給他送食物來時，葛雷就襲擊他，兩人打了一架。司提文過後在他腦頂打了一拳，把他打昏了。等他醒過來時，發現手脚都給司提文網住。現在我替他割斷了。他叫我們把床上的臥單撕成條子。從窗口上吊下去。他的房間，剛好在我們的下面，他不能從那煙囪裏爬上來。但是我們的煙囪也許可以容得下他的身體。因此他想拉着臥單條子，先爬進我們這間屋子，然後我們一塊逃走。他又說要逃就快逃，這些私販們都是些不要命的兇漢，不會讓我們安然出這個大門的。所以他剛才不顧一切，想打倒司提文逃出去。」

杜納聽貞妮說完之後，兩人立即動手把床上的墊單撕成條子，杜納又把這些條子搓成繩索，緊緊地結成一長條。不到一會，他們已經作成一根結實的長繩，足夠拖起很重的物體。杜納把一頭綁在床脚，一頭從窗口吊下去。他在窗口向黑暗的下方，輕輕打了一個胡哨。立刻，下面也來了一個口哨回答。不一會，他們聽見噤噤聲的聲音，和沈重的呼吸聲。再一下，窗口邊已現出一個人頭，同時，一個長身子的青年，滿頭黃髮，已從窗口上爬進屋子裏來了。他進來後，靠着



牆壁，不住地喘氣。

「對不起，」他笑着對杜納說，「那看守我們的傢伙，拳頭真像鐵錘一樣，我此刻頭腦還在昏昏的呀，掉子上的是一瓶水吧？」說時，他走到掉子邊來，拿起水瓶深深地喝了一口，「好得多了！」他放下水瓶，轉身對貞妮說道，「小姐，我還沒有對你道謝。現在我正式表示我的謝意。同時我提議我們趕快逃走。在天亮以前，我們越走得遠越好。還有，我的朋友們都叫我做「狄克」，請你們也不要客氣。」

貞妮嬉嬉地笑了。她覺得這青年很可愛，在這麼危難之中，他還鎮靜着能說笑話。

「我叫貞妮，」她回答道，「這是我的表哥杜納。」

「好得很，兩個很好的英國名字。假若我們三個人合起來還玩不過這一批兇漢，那我們也該死了。」狄克說，他回頭對杜納又道，「同志，你領路，我們跟着走！」

他們照着早上走過的路線逃走，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兩個煙囪，對於狄克還是嫌窄小一點，但他都設法擠過。二十分鐘之後，三人已來到底層的階梯的最下一級，前面就是這棟大房子的大門。杜納把電筒扯熄，他們在森嚴的黑暗之中，靜聽着有無聲息。但是四週沈寂得就如在墳墓中一樣。過了一分鐘後，杜納再向前移動。

「你們在這裏等一等，」杜納低聲地說，「我去看看能否把那本書也拿到手中。」

「書？什麼書呀？」狄克低聲地很熱心的問了。

「今早我們看見首領在看的一本冊子。看他那樣小心慎重，我想一定是本很重要的書。」

「這麼說，好像對我們也很有用，」狄克沈思地說，「但是我們也不必等在這裏。你領路，我們一塊兒去。」

那間書室的門，剛好沒有上鎖，但是在門的內側鎖孔上，却掛着一把鑰匙。他們進去後，青年便把鑰匙一轉，把門鎖上。他又走到對面的落地窗面前，這窗子開出去就是園地。狄克抽開窗門，出到外面園地的左近巡視一回，然後回到屋子裏來，關上窗，放下窗簾，但並沒有上門。他對杜納和貞妮說，

「我鎖上門爲的是不讓敵人進來，抽開窗門是替我們留一條退路。現在，杜納，你拿那本書吧。」

杜納更不答話，他直向門對面的書架走去，打開電筒，「我記得那私販首領是從這書架上取下一本書，」他對兩人說道，「一本紅的書。過後他伸手到裏面去不知怎樣一動，這書架就像一扇門似地打開了。裏面是一個祕密小室，我們要的書就在那裏面。」

杜納說着，把電筒的燈光向着書架照來照去。接着，他在上面取下一本紅殼子的書，伸手到裏面去摸。裏面除了書架的木板而外，別無他物。杜納用力向那木板一推，只聽得一個小小的聲響，果然這書架向後移動，現出後面的祕室來。

「書就在那裏！」貞妮興奮地說，指着室中一個架子上，一本小而黑色的書。「快去拿來，讓我們走吧。我實在害怕在這個房子裏。」

這時，杜納已經把書取在手中。他順便打開一看，裏面都是許多人名和住址，每一個人名下，還有附註。他又再向祕室中周圍環視一下，看出一面壁上，有一個鋼鐵製的小門，門後面顯然是一個保險箱。他指給狄克看。

「我看見了，」狄克說，「我很想知道箱內裝的是什麼。裏面的東西一定值得研究的，只是我們沒有時……」

「快！」真妮可怕的低聲一喊，使他們感到有危險迫近周圍來了。「有人在開外面的門，我聽見把手在轉動！」

他們更不答話。狄克連忙把杜納推出祕室，他先跑到落地窗前打開窗子。三秒鐘後，三個逃亡者已經跑進園庭，消失在黑暗之中。正在這個時候，突然一聲淒涼的哨子響聲，打破了那死一般的沈寂。

### 七 患難之交

那青年好像對於附近的地理非常熟悉。在那樣黑暗如漆的夜裏，他毫不躊躇地拉着兩個孩子，穿過窄狹的小路，走過寬寬的草地，又經過繁密的樹林。直到後來，這兩個孩子不知道究竟走到什麼地方。在他們後面，剛才那一聲哨子，現在已變成了警鐘，高響入雲。杜納朝後一看，原來是非常黑暗的地面，此刻都燈火通明，照得很亮。

「別朝後看，快跑！」那青年催着說，「那些傢伙們有兩頭獵犬——這是我還未被捉以前，來此偵探時就發現的——他們不久就要放出這對獵犬來追我們了。」

「但是那警鐘，他們爲什麼要敲響警鐘呢。」貞妮問。

「他們在發出警告呀！」青年答道：「這裏原是最冷靜，最荒僻的地帶，住的人也是野蠻荒暴的。大多數都和私販子們有關係。他們敲響警鐘，就是告訴附近居民我們已經逃走，要他們幫同注意。因此，我們很要費一番力才逃得出去。現在，我們不要再說話，留着氣力趕快逃跑。」

幸而杜納和貞妮雖是給囚禁了好幾天，他們的身體依然健康如昔。他們跟着青年向前逃跑，一直走到一道高牆前面，才停止下來。

「附近有一棵樹的枝頭伸過牆來的，我們分開找尋，快找！」青年也來不及休息，立刻吩咐孩子們動手。

兩個孩子也立即伸手出去摸索。不到一會，杜納便低聲喊着他的同伴。

「我找着了！」

狄克和貞妮趕快回來，跑到杜納出聲的地方。

「好孩子！」狄克抬頭望着上面那樹枝的黑影子。「就是這個樹枝。杜納，你先爬上去，幫着貞妮也爬上牆頭！」

兩人不等狄克再說第二句話，杜納趕快伸手拉着樹枝。這時，那警鐘還在響着。一聲聲陰慘而威嚇的鐘聲，從他們的後方不斷地送過來。每傳來一聲鐘響，使得他們的背脊上像淋下一瓢冷水。他們此刻，別的一切都無暇顧及，只求在最短時間之內，遠離開這可怕房屋，和裏面那些危險的傢伙。杜納正在握住樹枝往上爬的時候，他似乎遠遠聽見一聲狗叫的聲音。但是其他兩個

人都沒有聽見。兩分鐘後，三個人都爬上牆頭，再拉着樹枝，跳到牆外的地面上。

「我們向那一邊走，狄克？」貞妮問他。

「走這一頭，」青年拉住她的手，又說道，「我們得想法子使那獵狗嗅不出我們的蹤跡來。惟一的方法只有從水中走過。走吧，杜納！」

他們緊緊連在一塊兒，往前急走。暫時之間誰也不說一句話。一會，一聲的大吠，又從黑暗之中傳到杜納的耳朵裏來。

「你聽見了沒有，狄克？」他向青年問。

「聽見了。」狄克回答。

「我聽見了兩次，第二次好像比第一次還要離得近些。」

「是的。我們還是跑吧。」狄克說了。他放開貞妮的手，立刻向前跑去，兩個孩子跟在後面。他們走的這一條路，似乎頗為崎嶇。三個人拚命跑了一陣，才停下來喘一口氣。這時，從他們右邊遠遠地出現一道光輝。在黑暗中就好像在向前急駛一樣。狄克指着對他們的同伴道：

「那是汽車的光亮，我們的追兵已經來了。現在我們得找一個地方躲藏着。不然一定要給那些傢伙捉住。趕快走，獵狗的聲音又來了。」

在那一片荒涼的沼地裏，果然又傳來一聲狗吠，把那暗夜的沈寂打破。聲音傳來的地方，還在離他們很遠，但是比前兩次又要近一些，因而聽去更覺得可怕。兩個孩子不等催促，提起脚步就跑。不久之後，他們就覺到此刻走的是下坡路。再隔一會，在那沈靜的暗夜裏，聽見一股新鮮

的聲音，原來是淙淙的水聲。

「我們快到水邊來了。」狄克在前面跑着說。

一分鐘後，三個人走到一條小河的河岸邊來。狄克更不躊躇，立刻跳在水中，帶着兩個少年同伴涉水而走。河水十分冰冷，但是他們已用不着跑步，只是在裏面走着，這對他們是一個很大的安慰。過了一會，那兩條獵犬的吠聲，最初雖是大得怕人，以後就逐漸微弱下去，終於聽不見。他們就在那萬籟俱寂的深夜中走着。

「我想我們已躲開那兩頭畜生了。」狄克對兩個少年說，「幸而好這裏有這樣一條方便的小河。」

說了這句話之後，三個人復又沈默下來。他們又走了一些路程，貞妮開始詢問狄克，怎樣會給這些私販子們捉住。

「說起來倒是很簡單，」狄克回答道，「我是英國祕密偵探部的一個探員。六個月以前，我奉命追蹤一幫國際強盜。他們除了做許多犯法的事而外，又做着大量走私的賣買。我在各地偵查了很久，都沒有結果。過後，我才找到一個線索，來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這個地方是那裏呀？」杜納插了一句道，「我知道這裏不像是英國，但是我可不知道這裏到底是個什麼地方？」

「這是布勒達尼（法國的西北部）的一部分，一個極其荒僻的地點。」狄克答道，「我來到這裏，打聽出那走私販子的首領，假裝着一個有錢有地位的紳士，住在那所大房子裏。我就設法

偷進房子裏去，以後的事你們都是知道的了。我是在前一個禮拜到此來探聽的，想找出一些他們犯罪的證據。誰知有一天給三個大漢擒住，關在那房子的一間屋內。若不是你們兩個救我出來，到現在還是關着的呢！現在，我很想知道你們的經過。」

於是杜納就把他們怎樣駕着雲雀號在海中遊玩，怎樣遭遇風暴，怎樣漂流到荒島上的事，通通敘述一遍。

「你們兩個真有本事！」杜納說完後，狄克稱讚他們說道：「你們在一禮拜中發現的事，比我六個月所偵探得的還要多。我想有我們三個人，一定會把這幾個私販子捉住的。不過杜納，你得把那本書好好收藏。我相信那裏面所記的非常重要！」

到了這個時候，他們已在小河內走了兩個鐘頭。狄克便帶着他們爬上岸來，就在岸邊的草地上坐下。

「我們休息休息，」他說了，「那兩頭獵狗再是嗅覺靈敏，此刻也不會嗅到我們的蹤跡了。現在，我們必須決定以後要作的事。最討厭的是我的錢包和證件，都給那些傢伙搜了去了。所以我們如果到警察局裏去報告，我沒有證件證明我的身份。沒有證件，我想局裏的人，不會相信那樣一個有錢有地位的鄉紳，會是一幫走私販子的首領。而且可能的話，我希望他們在你們所說的島上偷運私貨時，給我當場捉住。」

「那麼，我們應該做的事是趕快回到英國，向那裏的警察報告。」貞妮說。

「這話很對，小姐，」狄克回答道，「只是我們怎樣回去呢。我們既沒有錢，又沒有護照。」

而且從煙囪裏爬出爬進，又經過這番逃跑，我們這一身真是破爛得不堪。也許私販子捉不成，我們到有給捉去關起來的危險。」

「我有一個辦法，」杜納接口說道。

「趕快說出來，小朋友！」狄克催他說，「任何辦法我們都很感謝地接受。」

「我對這件事，已想了很久，」杜納說，「那些私販子們，一定要想盡方法捉住我們，因為我們知道他們的祕密太多了。但是有兩個地方，他們決計不會想到我們會在那裏的。」

「有這樣的地方嗎？」狄克問道，「那我和貞妮真想知道知道。」

「第一個地方就是我們剛才離開的那所房子！」杜納說，「第二個地方就是他們藏匿潛水艇的那個港口。」

「哼！難道你還想我們仍回到那所房子裏去嗎？」狄克說，「我想我們當然到第二個地方去，那是那個港口。只是你的辦法是怎樣的，杜納，快說出來！你是不是想駕駛着那艘潛水艇逃回英國？我可要告訴你，我是不會駕駛的！」

「不是，我不是想駕駛那艘潛水艇。但是你能不能駕駛汽艇呢？」

「汽艇麼？」狄克答道，「汽艇我會開的。」

「好，這就是我的辦法。」杜納繼續說，「私販子們有一艘汽艇。我們坐着潛水艇到港的那一夜，我看見那裏有一隻汽艇。看去並不算小，也很堅牢。如果我們能夠駕着它逃走，便可容易回到英國去了。」



狄克沈默了一分鐘之久，把杜納的建議考慮了一會。然後在這少年的肩頭上拍了一下，說道：

「好主意，朋友！我想這辦法不錯。而且十有八九，港口的私販子們會給叫來幫助搜查我們。這正是一個好機會，那……」

話未說完，就聽見一聲哭泣着求救的聲音，從他們上面不知那個地方發出。三個人立刻停止說話，靜靜地傾聽着看有沒有第二次。果然，那求救的哭聲又傳了過來。這時，貞妮立刻站起身來說道：

「那是個婦人的聲音呀！一定是從什麼地方跌下來跌傷了。你們兩個快去，快去！她一定痛得很厲害呢！」

十秒鐘後，狄克、杜納和貞妮，已爬上岸上的山坡，向着發出聲音的方向跑去。他們又聽見幾聲呼救，然後貞妮才跑到一個地方，地面上躺着一堆東西，像個人臥在那裏。她趕忙跪在那一堆的旁邊。

「可憐的人！」她發現了這一堆東西正是一個女人，回頭來對青年說道，「你問問她，發生了什麼事情？」

「她跌下來把腳踝跌傷了。」狄克俯身下去，和那婦人談了幾句話後，對貞妮說。他和那農婦說的是法國話，兩個少年一點也聽不懂。狄克又說道：「她說她住的地方，離這裏只有兩公里遠。家裏就是她和她的兒子。她要求我們送她回家去。」

「是呵！我們自然要抬她回家去。看她的身體並不很重，如果我們換替抬她，這事也不很費力的。」杜納說。

「唔！抬着她回家去，倒不是很大的問題。」狄克靜靜地說了，「我擔心的是那警鐘。」

「警鐘！」兩個少年聽了這話，有點莫名其妙。

「是的，我們逃走出來後，那所大房子裏就響了警鐘。我想這婦人的兒子，可能和那些私販子有勾結。如果是的，我們縱然把他母親送回家去，他也會告發我們的。」

暫時之間，大家都沈默着。杜納和貞妮在考慮着這新的危險。過了一會，貞妮終於毅然說道：

「我們只好去冒這個危險。我們不能讓一個女人傷了腳躺在這裏，對不對，杜納。」

「是的，我們不能這樣做。」杜納說。

「好，」狄克說道，「我知道你們會這樣說的，只是我不得不預先警告你們。現在，我和你先抬着她走，杜納。貞妮可在前頭帶路，替我們選擇好走的地面，通知我們有無坑洞等物。準備好嗎？好的，我們就開始走吧。」

於是三個人換替抬着那受傷的農婦，走了一個鐘頭左右，才走到一間小小的村舍來，這所房子立於幾塊耕田的中央，是石板建築的。他們抬到門口，剛好這農婦的兒子正要出發找尋他的母親。他一看見有三個人送他的母親回來，十分感激，向他們謝了又謝。他們把農婦抬進屋子裏，把她放在床上休息着。貞妮立刻找出手巾和水等物，替她洗淨傷口，包紮起來。一方面，狄克和

她的兒子白萊登談着，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他。白萊登對於他們三個人的幫助，確是很誠懇地感謝。等到貞妮替那農婦把一切都弄好之後，白萊登和狄克之間，已經達到一個互相理解的地步了。

「我和他已經說好了，」狄克對兩個少年說，「他聽見那警鐘的，他知道我們是從那大房子裏逃出來的人。但是他和那些私販子們並沒有往來——據說不久以前，他還和其中的一個人狠狠地鬧過一架——我們替他把他的母親抬回家來，所以他很願意幫我們的忙。我告訴他我們想逃到私販子們的港口附近去。他說如果我們步行而去，一定要給他們捉住。因為在這附近的農人們，差不多都是受着那大房子裏的主人所雇用的。他明早剛好要送一車乾草出去，他走的方向也正是我們要走的方向。因此他提議如果我們願意躲在乾草堆裏，他可以把我們送到港口外二公里的地方。以後自然再由我們自行設法。我已經答應這麼辦，你們的意見怎樣？」

「當然這樣辦的好！」杜納和貞妮同時回答。

「我認爲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杜納又說，「他們決不會懷疑到乾草堆裏藏得有人。」

「很好。他又提議這間房間讓給他的母親和貞妮睡，我們都到樓上去。」

「杜納已經是非常疲倦，可是來到樓上之後，他怎樣也睡不着。他躺在一捆乾草堆上，翻來覆去地有好幾個鐘頭。一次，他覺得好像聽見有犬吠的聲音，但是第二次再也沒有聽見。又一次，他確實聽見有一部汽車在夜中走過的聲音。可是那些私販子們，始終沒有到這個房子裏來搜查。最後，杜納終於心神不安地睡着了。」

他覺得睡着不多久就驚醒過來，睜眼一看，原來狄克在搖醒他。

「快起來，小朋友！」狄克對他說，「早餐已經準備好了，我們的車子也等在那裏，白菜登希望趕快出發哩。」

所謂早餐，原來是幾塊粗糙的麵包，一些牛酪和牛奶。但在這三個飢不擇食的人看來，已經夠好了。他們吃完之後，立即跨上白菜登的馬車。白菜登把他們一個個藏好在乾草堆裏，在裏面可以呼吸透氣，但外面人決看不出來。那受傷的老婦人業已好了一半，跛着腳走出門口，看着他們出發。

「她跌着傷了踝骨，對我們真是一個好運，」貞妮沈思着說，「如果她不受傷，我們不會幫她的忙，就不會得到白菜登的感謝。那我們只好步行，說不定就要給那些傢伙再捉了去。」

「你說得不錯，小姐，」狄克答道，「但是不要再說話了。前途的情形如何，還未可逆料。人家聽見乾草堆裏有說話聲音，是會詫異的。」

以後，他們再不說一句話。在乾草堆裏，他們熱得難過，三人都感謝幸而天氣還很涼爽。車子往前一個鐘頭一個鐘頭地慢慢走着。有一次，一部汽車在他們車旁急駛而去。他們懷疑着那也許就是私販子們坐來搜查他們的車子。又有兩次，他們聽見遠遠有人和白菜登打招呼。但是誰也沒有走近馬車旁邊來，誰也沒有到乾草堆裏來查看。最後，貞妮閉上眼睛睡着了。

她一覺醒來，發現杜納的手正放在她的嘴上。又聽見一個很熟悉的聲音在說話。那聲音正是看守她們的司提文的聲音。貞妮不覺全身戰慄着，聽他和白菜登講話。

「……三個外國人，」顯然他在她醒來時，司提文已經說了好幾句了。「三個都是壞人。我們主人把他們關在那大房子裏，打算送交給警察的。但是昨夜他們逃走了，一定躲在這原野裏不知什麼地方。」

「壞人嗎？」他們聽見白萊登回答，「今早晨我並沒有看見什麼壞人。但是正如您所說的，我也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足以引起壞人們的注意。我一直都是跟着這條大路來的，我想他們不會藏在路上。」

「他們自然不會在大路上躲藏的，」那可厭的聲音說，「但是仍請你隨時注意着。如果你發現了什麼，請你通知我們！」

「好的！」

「好，再會吧！」

三個藏在草裏的人，立刻聽見脚步聲響。一瞬間後，三個大漢走到乾草堆來，離他們的藏匿處不過兩三尺。可說誰也想不到查着裏面。馬車開始行動，他們的危險過去了。

「哼！」狄克吐了一口氣，「小朋友們，這真險極了！白萊登真是個好漢子。聽他那麼對付那些壞蛋，我們就躲在這裏做逃犯也值得。」

馬車往前行走，又過了兩個鐘頭。接着車子停了下來，白萊登來到乾草堆邊，叫他們三個人下車。三人從草堆裏出來一看，他們已來到一個小小的森林旁邊，隔不好遠，就聽見海濤打着岩壁的聲音。

「這裏從來沒有人走過的，」白菜登笑嘻嘻地對着他們說，「你們可以在樹林中躲藏着，一直到了夜晚。離一公里遠，在海岬那一面，就是船隻停泊的地方。現在我得走了，祝你們一路順風吧。你們幫了我母親的忙，我們姓白的人決不會忘恩的。」

說後他和三個人一一握手，然後跳上馬車。三分鐘後，他和他的車子已在樹林邊際轉灣，從他們的視線中消逝了。

「我真想酬勞他這一番好意。」貞妮望着那馬車消逝之處說。

「我也這樣想。」杜納說。

「我們有這個心，」狄克很高興地說，「但是不必着急，朋友們。等我們逃出這裏，捉住那些私販子們的時候，白菜登會得到他夢想不到的酬勞。此刻我們都到林子裏去吧。直到夜晚來了為止，我們沒有什麼可作的事。所以只好在樹林中藏躲起來。」

## 八 濃霧

十個鐘頭以後，如果碼頭上的看守稍爲當心一點的話，便可看見有三條黑影，偷偷地走過私販子們藏匿船隻的海濱，正在那裏向着黑茫茫的海水張望。海面上並沒有那隻潛水艇的蹤跡，只是離岸幾公尺遠，有一大團黑黑的東西，浮在水面上，引起這三個人的注意。

「那就是的，」一個黑影悄悄地說，「狄克，你以爲上面沒有人呢？」

「我想上面不會有人，」黑影中最高的一個回答說，聲音也來得非常低抑，「他們正在岸上搜尋我們，不會來到船裏。也許這時大家都搜查得精疲力竭了，更不會跑到船上來。而且正如你

昨夜晚所說的，他們決不會料到我們要到這個地方來。」

狄克說後，向四週望了一望，又說道。

「這樣子，我們只得泅水過去了，這也沒有辦法。」

四分鐘後，三個人泅到汽艇旁邊，一身溼淋淋地攀上汽艇，走到甲板上來。這艘汽艇較他們所想像的還要大，就在他們站立着的側邊有一個樓梯口，一道窄窄的樓梯直通到下面，下面是一間小小的機器室。在他們後面，從天窗望下去，乃是一間小房間。三個人簡單地搜查一會，發現船上果然沒有一個人。於是，狄克和杜納走入機器間去檢查引擎，叫真妮走入那小房間去換一身乾燥的衣服。因為在小房間裏，他們已發現在角落裏有些衣服掛着。

「我沒有看見那艘潛艇，」杜納對狄克說，兩人正在檢查着馬達機器。「你想像它會到那裏去了呀？」

「我想總是在什麼洞窖中藏着的，」狄克說，「潛艇並不很大，而沿岸有的是岩洞，有些是少有人知道的。像這些地方，足以容納一艘潛艇而有餘。現在，你走上甲板去照顧舵盤，我來發動這引擎。我們開始得慢慢地走，你要當心着水中的岩石！」

他們很容易地把船開出港口，不一會，汽船開到大海，船頭向着英國緩緩駛行。誰也沒有注意到這隻汽船離開海岸，他們安全地過了第一關。接着，真妮也走到甲板上來了。她穿着一件藍色的線衫，一條男人穿的褲子，下面捲起一部分。杜納把舵盤交給她，自己下到小房間裏去換溼衣。幾分鐘後，三個人都換上了借來的乾燥衣物。汽船又由狄克和杜納管理，真妮便到廚室裏找

尋食物。

她找到了一間小小的貯藏室，裏面放着罐頭牛乳、果物以及一切必需的食品。貞妮打開一罐牛舌頭，一箱餅乾和一盒牛油。不一會，她做了一大堆三明治。她又燒了一壺咖啡，把食物都端到甲板上來。三個人就在甲板上大吃一頓，汽船一方面仍照着路線前進着。

「他們發現汽船給開走了後，不知又有什麼行動？」貞妮向他們問，「那些傢伙們會不會想到是我們駕了走的？」

「我想他們不會有什麼行動，」狄克說，「第一，他們當然拿不定是給我們開走。其次，他們就要駕着潛水艇來追也是無用的。因為潛水艇的速力沒有這隻汽船大。」說到這裏，他不由地笑了起來，又道，

「司提文那傢伙這回有得受了。等他們那個首領回來，看見他讓我們逃走，才會把他罵得要命呢！小姐，再給我一杯咖啡。吃完後，請你下到小房間裏睡覺去吧。這艘船必得要兩個人駕駛，所以我們得輪流休息。你睡了四個鐘頭後我來喚醒你。那時你到甲板上掌舵盤，杜納又去睡覺。杜納醒來後再來換我。不許辯論，你去吧！」

貞妮只好依言，走到小房間裏休息。汽船由杜納掌舵，狄克照料馬達。這一夜風平浪靜，遠遠在西方的天際，掛着半輪斜月。朝前面看去，在地平線那一面，一座燈台的燈光正忽暗忽明地照着海上，指引航海者的路途。除此以外，四週都是沈寂，什麼東西也看不見。杜納叫狄克放足全速力，這艘汽船便在荒涼的夜海中向前急駛，後面留下一條白浪，發出吼聲。



馬達並不需要怎樣照管，所以狄克就出來坐在梯級頂上，和杜納閑話。他告訴杜納許多祕密偵探的冒險故事。在這樣情形之下，時間過得飛快，及至貞妮出現在甲板上時，他差不多不相信已經過了四個鐘頭。狄克便叫貞妮代他掌舵盤，叫杜納到房裏休息。

又過了四個鐘頭，杜納醒來，只見一道蒼白色的光亮，從圓窗裏直射進房間裏來。他躺在床上，暫時不動地想清理清理他的思想頭緒。四周非常沈靜，就連馬達的聲響也幾乎不能聽見。這是什麼緣故呀？他趕忙從床上起來，走到圓窗邊向外一望。這一望使得他懊惱地驚喊了一聲。原來外面正是一陣陣大霧。杜納從來也見過不少的濃霧，可是像這樣的大霧，他還是第一次經驗。那濃霧把船身整個包圍着，前面什麼也看不見，甚至於圓窗下面的海水都給遮住了。他想貞妮他們此刻在作些什麼呢？爲什麼狄克不來喚醒他？杜納立刻走到房門邊，把門推開。即刻一陣冷而溼的霧把他包圍着。他關上門，摸索着樓梯，走到甲板上。

「狄克！貞妮！」他焦急地叫喊了。

「都在這裏，杜納。」從霧中傳來一個快活的回答。「我們不能向你道早晨好，因爲這樣的早晨並不好呀！不過在濃霧中包圍着，總比在那大房子裏，天天早晨由司提文送早餐來好得多。你來掌着舵盤，叫貞妮去預備早膳吧。有點熱熱的東西吃喝，對我們總是好的。」

「喂，杜納，」貞妮說，這時杜納已摸索着走到她的身邊。「今天天氣真不好。我也只能勉強看着羅盤朝前駕駛呢！你來掌着它，我下去看看，弄點咖啡來喝。」

熱騰騰的飲料和食物，一會兒就使他們精神恢復原狀。但是那濃霧却沒有散開的樣子。狄克

不肯去睡，他要看到濃霧散後才去休息。三個人就這樣廝守着過了一大早上。有時，從遠方傳來霧角的鳴聲，可是並沒有一艘船從他們旁邊經過。一下午又在這樣狀況中過去。一直到了黃昏，濃霧都還沒有散。這艘小汽船就在白霧慢慢中進行着。

「現在我們到底來到那裏，我真想知道知道，」狄克說。他向濃霧的前方望去，可是什麼也看不見。而且因爲天快黑，霧也逐漸越來越暗。「如果這霧再不散，這船也許會撞在英國的島上呢。按照時間來說，我們應該是離英國海岸不遠了。」

他的話剛才說完，就聽見一聲號角響亮，打破了週遭的沈寂。接着第二聲又傳來了，就好像從他們的頭上發出來似的。正在這個時候，貞妮突然驚叫着，指着前面一個巨大的黑影。那大塊東西從霧中出現，直向他們的船衝來。再一下，又是一聲霧角，只聽見從那黑影——原來是一艘大船的船頭上，發出瘋狂也似的喊聲，叫他們趕快躲開。可是時間無論如何都已來不及掉轉汽船的方向。在他們閑話着的時候，這艘大船從濃霧中駛了過來。此時兩船都無法停下，眼看衝突無法避免。在那驚愕得話都說不來的一刹那，就聽一聲山崩地裂的聲音響，把小汽船上的三個人撞倒在地，他們的喊聲也被木材破碎的聲音遮住了。

杜納連忙從地上爬起，他看見不遠的地方，貞妮躺在那裏。看她倒臥的樣子，顯然這女孩子是昏過去了。只是狄克呢！狄克在那裏去了？杜納高喊一聲狄克，立即一個微弱的聲音回答他。這聲音是從下面的機器間裏發出。

「我來了，杜納。我給衝下樓梯，頭撞在鐵棒上了。那撞我們船的是些什麼人呀？」

這時，那大船上一片聲喊，挾着警鈴和哨子的聲響，一齊送發。那船仍在小汽船被撞成兩半的縫隙中，慢慢前進着。不一會，從它那甲板上傳來一個聲音。

「我們把繩子吊下來了，船上有多少人？」

「三個人！」杜納大聲回答說。

「好，你們準備着。抓住繩子上來！」

杜納不等他的命令，一看見繩子從大船上吊下來，他就伸手捉住，立刻拿來圍在貞妮的身上，從兩隻手腕下穿過來打了一個結。

「拉吧，有一個上來了！」他大聲向上面喊，「是一個女孩子，已經昏過去了，你們當心點。」

「好，好！」上面的人說。

杜納看見貞妮給拉起來向上昇去，一直消失在濃霧中。他隨即又來找狄克。起初他什麼也不見，過後，才看到一個影子慢慢地向他這個方向爬來。

「快點，狄克！」杜納一面喊，一面走過去幫他。

「不，你先上去，杜納！」狄克對他說。這時杜納正把繩子拿來想圍在他的身上。

「別麻煩了！」杜納嚴厲地說，「我一點也沒有受傷，你的頭都撞破了。我已經打好了結，你握得住這繩子嗎？好！喂，上面的人，喂！又來一個，你們拉！」

「我們拉！」上面的聲音說。

杜納看着狄克跟着繩子，也消失在上方的霧中。他這才拉住第三根繩子。說時遲，那時快，他兩手剛好拉住繩子，那小汽船的甲板已經離開他的兩足，一聲可怕的聲響，這艘小船完全沈入水內，就讓杜納懸空吊着。

「喂，下面的人！」上方傳來驚愕的呼聲，「你拉好了繩子沒有？」

「我已經拉住了，」杜納答道，「只是繩子太滑，我爬不上來。你們能夠把我拉上去嗎？」

「好的，你拉緊呵！」

杜納覺得他的身體搖搖擺擺地直向上昇不到一兩秒鐘，就有一些強壯的手腕抓住他的衣服，把他抓進一艘大船的甲板上。他舉眼一看，週圍都是一些影子也似的人，朦朦朧朧地看不清楚。現在，危險已過，貞妮和狄克都已安全無慮，杜納突然間精疲力竭，周身虛弱起來。他開始搖搖欲倒地站着。

「喂，站穩啦，小朋友！」耳邊有一個人對他說，隨即一隻強健的手扶着他。那人又道，「你吃一點熱東西，再睡八小時就成了。」

杜納毫無抵抗地一任他們把他扶着，從甲板上走到艙口，又由艙口走下樓梯，到一間燈光明亮的船室裏來，他看見狄克坐在一張椅子上面，臉色十分慘白。

「貞妮呢？」他連忙問。

狄克指着不遠一點的一道小門。

「在那裏面。船上有一個醫生，他在照料着她睡覺。醫生說她只是昏過去，明早就會醒過來

的。杜納，我和貞妮的命都是你救的，我……」

「別說這些廢話！」杜納遮斷了他的話，「這不過剛巧是我在那裏，如果是你……」

「如果我沒有撞傷了頭，」狄克說道，「自然我也會這樣做的。但是我和貞妮要不是因爲你，老早給海水淹死了。對不對，二副？」

他向側邊站着的青年說。這青年穿着二副的制服，就是他扶着杜納來到這小室裏的。

「對的，」那青年的二副說了，他向杜納笑了一笑。「朋友，你真是勇敢，最少有兩個人要對你感謝的。呀，管理員來了。」

一個人端着一隻熱騰騰的咖啡壺，和一隻滿裝着食物的盤子，從外面走進小房間裏來。

「船長吩咐我向兩位先生致意，」他對狄克和杜納說，「他現在不能離開職務來看你們。他希望你們兩位和那位小姐都沒有受到很大的傷，他請你們不要客氣，要什麼東西儘管要。」

狄克和杜納也請他轉達船長，謝謝他的好意。說後，二副勸他們吃一點東西，兩人便就管理員拿來的食物和咖啡，飽餐一頓。又由二副領他們到一間雙人房間裏去。床上已經預備下兩套寢衣，二副請他們立刻睡下休息。

「你們放心睡吧，有的是時間呢！」臨走時他對兩人說，「我們這艘愛丁保號，是開往奧班去的，照現在這個樣子走，也許要一個月才會到。」

「奧班，」杜納一面脫衣，一面對狄克說道，「那裏離我的家鄉很近，離那私販子們的巢穴也很近。」

「是呀，」狄克回答說，「杜納，你和貞妮和我，我們三個真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了。現在我們睡他一覺再說。兩天之內，我的頭已兩次受傷，我覺得昏昏的需要休息。但是奧班這兩個字又使我想起一個主意了。這艘船也許是開向美洲去的，但它現在却開到蘇格蘭，正是我們要去的地方。而且那小汽船給它撞沈，也正是最理想不過的事。但此刻我無暇向你說明，明早醒來後再說好了。睡吧。」

等到杜納一覺醒來，濃霧已經散去，晴朗的陽光直射進他們的房間裏來。杜納打了一個呵欠，向對面的床鋪上望時，狄克已經不在，他老早起來出去了。杜納覺得一切的煩惱已經過去，此刻躺在床上，確實舒適不過。想到家裏的父母不久就要和他相見，他們是多麼快樂呀！他又想起貞妮，和狄克前夜所說的話，他是什麼一個意思呢？想到此，杜納再也不能安睡，一骨嚕翻身跳下床來，很迅速地穿好衣服，立刻走到甲板上來。他看見狄克正在和一個人談話。狄克見他走來，就和他們介紹，原來這人就是船上的醫生。

「貞妮怎樣了？」杜納和他握手後，立即問道。

「好得很，」醫生微笑着回答，「她此刻正在床上吃早餐，一下就會到甲板上來了。」

醫生離開他們讓這兩個朋友在一塊兒談話。杜納等到左右已經沒有人時，立即向狄克盤問他昨夜所說的那一句話。

「爲什麼小汽船被撞沈了，是最理想不過的事？」他向狄克問。

狄克笑了一笑道：

「我的想法是這樣，杜納。那些私販子們的首領，看見到處找不着我們，自然會猜到我們駕着小汽船逃走了。而且他也會猜到他的那本小書是給我們拿了走的，他當然要十分着急。因為這一來，他的防備便要更爲森嚴，這使得我們要捉住他，更感到棘手。」

「是的，」杜納說，「只是這和小汽船撞翻了有什麼關係呢？」

「你覺得沒有關係嗎？」狄克答道，「試想想假如他以爲我們也跟着這隻汽船，一塊兒沈沒了呢！他的小書自然也沈到海底，他用不着再着急了，對不對？於是他的防備也鬆懈下來。」

「我明白了，只是怎樣使他相信我們也跟着淹死呢？」

「我已經佈置好了，小朋友。」狄克答說，「當你還在床上睡着的時候，我和船長談過。他很聰明，立刻就明白我的意思。因此在一個鐘頭以前，他送出去一個無線電消息，報告他的船昨夜在濃霧中撞沈了一艘大型小汽船，他們在附近打撈了一個鐘頭，什麼也沒有救起來。明白了嗎？私販子們一定注意着關於我們的消息。他們從報紙或者別的方面，知道有一艘汽船給撞沈了時，自然就聯想到我們來，以爲我們都永遠沈在大海底，一切危險都從此消滅了。我爲着佈置週密起見，又請船長把汽船的名字也放在報告上去。你不知道那艘小汽船有名字嗎？它有的，它的船名叫「海鷗」號，船長在他發送的消息裏，附帶說當汽船沈沒的時候，本船船員曾注意到它的名字叫海鷗。你想吧，如果這個消息再不能使私販子們高興，那我也沒有別的法子好想了。這一急，他們仍然放心樂意去幹，不知不覺地就會走進我們替他預備好的圈套中來。你該明白了吧！我們現在回去吃早餐，我可餓極了。」

於是，三個人在這艘大船上，快樂無事地過了四天。貞妮和狄克所受的傷都不很大，一下子就完全恢復了。到了第四天的下午，愛丁保號抵達奧班。船一停靠碼頭，他們便想上岸。先是狄克下船去，替貞妮和杜納買了一些合式的衣服回來。三人穿得整整齊齊，這才向船長和其他職員握手致謝，一一道別。

「我們就在這裏和那些私販們算一次總賬，」狄克對他的兩個同伴說，這時他們已在岸上走着。「第一，我得先打一個長途電話到倫敦去。你們兩個做些什麼呢？我的電話大約要半個鐘頭才打得通。你們還是跟着我去打電話？或是在這裏等我回來呢？」

「我們在這裏等候吧，」杜納答道，「在這裏看看船隻；比到電話室裏去好玩得多。還有，狄克，我把這本小書交給你，我想在你的手裏比較安全。」

「好，」狄克說，把小書接過來放在衣服裏面的口袋裏。「好，我趕快把電話打完後就回來。你們當心着不要再出亂子。」

狄克對他們笑了一笑，立刻邁開大步向前走去。杜納和貞妮就在碼頭欄杆邊，望着一艘大船在卸貨。他們看得津津有味，目不停瞬。因此沒有注意到有兩個水手似的大漢，在旁邊向他們注視着。這兩人注意一會，隨即低聲密談，向前走進路側的一個小巷裏去了。一方面，兩個少年看了一陣卸貨，覺得興致已盡，便沿着碼頭向前漫步着。他們剛剛走到那小巷口，只見一個襁褓的小孩子從巷子裏鑽出來，向他們走近，一手拉住杜納的衣袖。

「喂，」那小孩說道，「請來幫我一下！有一隻狗捉住我的貓兒了，我怎樣也分不開它們。」



杜納和貞妮不再說第二句話，立刻跟着小孩跑進小巷。這條巷子十分窄狹，而且十分黑暗。他們走了不久，巷子就向右邊轉灣。小孩跟着這彎轉了進去，杜納和貞妮也跟在後面。一剎那間，兩個少年覺得就好像大地突然起了地震一樣。原來兩個溼臭的袋子，直向他們的頭上裝了下來，遮斷外面的光線，也遮斷他們的叫聲。接着，幾隻像鋼鐵一般的手，把他們從地面上舉起，抗在肩膀上，從一道門進去。他們覺得好像走下幾道階坎，便給捉住他們的人擲到地面上。「暫時放在這裏，決不會出事的，沙姆，」一個聲音這麼說，那聲音聽去，好像十分熟悉。接着，他們聽見脚步出去的聲音，又聽見一扇沈重的門砰然關上，和外面加上門門的聲音。以後，一切復歸於沈寂。

### 九 落入敵手

兩個少年聽見脚步聲響遠去，連忙伸手把籠在頭上的麻袋取了下來。可是麻袋雖是取下，但他們仍然看不出周圍的光景。原來他們被禁閉着的這個地方，十分黑暗，伸手都看不見指頭。兩人驚懼着，有好久說不出話來。隔了一會兒之後，還是貞妮首先開口說道：

「杜納，這些人到底是誰呀？」說時，她努力鎮靜着不讓聲音顫抖。

「我想當然是私販子們的一黨。」杜納從黑暗中回答。「你該聽見其中一個人叫另一個人做沙姆。沙姆就是我們在島上企圖逃走的時候，捉住我們的那個人呀！我想他們一定在碼頭邊認出了我們，猜到我們是從大房子裏逃出來的。所以叫那個小孩子騙我們到這裏來。貞妮，我很抱歉，我應該還要小心點。」

「別說廢話，」貞妮答道：「這不是你的錯，也不是我的錯。而且狄克回來找不着我們時，一定知道出了什麼事。他會盡力來搜尋我們的。他已經知道那個小島的情形，也知道走進黑洛保城塔下面那地窖的道路。如果我們給這兩個傢伙帶到那裏去，我們立刻就可以得救的。」

「是的，不過這一來一切計劃又給打破了。」杜納回答說，「狄克的原意是乘着私販頭子坐着潛水艇來到地窖裏，在他們全部正在運行私貨的時候，一網打盡。但是現在他如果先得到地窖裏來援救我們，便要驚動那些私販子們。他們當然要給那私販首領去信，叫他不要到地窖來。豈不是狄克的計劃都成空了嗎？」

「是，我也看到了。」貞妮說道，「我們這一次真把事情弄糟了！我還以為我們的災難已經完全躲過。」

兩人說了這一番話之後，彼此都沈默着。他們不敢在這黑暗的囚室裏走動，生怕跌進什麼看不見的洞裏，或者絆着什麼東西受傷。兩人只好停在原處等候。但是一個鐘頭一個鐘頭地時間直是往前進行，始終沒有一個人開門進來。兩人開始感到是不是那些私販子們，要把他們永遠監禁在這裏呢？這樣想是太可怕了，他們越想越驚惶，越想越想不出別的解釋。直到後來，在他們頭上發生一個聲響，兩人才以着十分感謝的心情，向上一望。只見上面一塊四方方的門板被取開了，兩個大漢拿着提燈，正從幾道石階走下這地下室來。他們粗暴地把兩個少年從地下提起，兩手綑着，嘴裏塞上東西。接着一個大漢肩上一個孩子，把他們扛着向石階走上去。出了地下室之後，又扛着出到小巷，才把兩人放在一部車子的地板上。

外面已經入夜，雖然天空上有月亮，但因為雲層遮住，看不清楚。周圍許多房屋中也毫無聲息，顯然地這時已經是半夜的光景。兩個少年躺在車箱裏，聽見那兩個大漢正和屋子裏送他們出來的人低聲地談着話。接着，那人退回屋內，大門輕輕地關上了。這兩個大漢隨即跨上車子的前部，開始驅車走出那條小巷子。

他們到底走了多久，兩個少年也無法估計。他們只知道車子一會兒就走到鎮外，但仍然繼續前進着，在荒涼的鄉村路上走了不知若干鐘頭，好像永遠沒有止境似的。他們躺在車箱裏的地板上，車子顛來簸去，兩人的身體也跟着上下撞碰着，撞得全身骨頭都發痛了。貞妮感到如果再顛碰下去，她就快要昏倒。正在這個時候，第一道天亮的曙光從東方了現出來。車子向着一條粗糙的道路轉進。不一會，車輪下碎石的響聲和細碎地打岸的海浪，使他們知道業已來到海濱。

到了海濱以後又會發生什麼呢？兩個少年聽見那兩人正在爭辯。顯然是爭執着誰伴這兩個孩子再繼續前進，誰把馬車和馬送回。他們吵得很是厲害，杜納聽着那種情形，還以為他們快要相打起來。但是不久他們似乎已達到一個協議；因為兩個大漢走到車箱側邊，粗魯地一把就將杜納和貞妮拉起，一人挾一個，向着海邊走去。那裏有一艘污穢不堪的漁船，他把兩個少年放在漁船的船底上。

這時，杜納和貞妮才看清楚了這兩個惡漢的面容。他們立刻認出這兩人果然是私販子們的一黨。那個叫沙姆的跟着跳進漁船，另外一個回身又到馬車邊去，接着，他就駕着車子走了。

沙姆上船來後的第一個工作，便是從兩個少年口中取出那塞嘴的東西。其次又把他們網住脚

的繩索也解開。這使得杜納和貞妮感到十分快意。但是他們的雙手仍然網綁着。沙姆向他們警告，如果在船上有任何舉動，就要再受苦頭。說完後就把他們仍然推躺在船底，他自己走到船頭把錨拔了起來，又把帆掛上，準備開行。

海上吹着輕快的微風，漁船輕鬆地在海面走着。這一走又是好幾個鐘頭。孩子們因為十分疲勞，不久就睡着了。他們自己也不知睡了多久，忽然耳朵邊一個很大的聲響，把他們從睡夢中驚醒過來。睜開眼睛一望，沙姆正站在他們面前，拿一張舊帆在替他們蓋上。

「你們好好睡，不准鬧！」大聲吼了，「如果你們開一開口，或者動一動眼睫毛，我立刻打爛你的頭！知道了嗎？」

沙姆的聲調裏帶得有一種可怕的猜疑，兩個少年立刻明白他的這話並不是虛聲恫嚇，他真是說得出來就做得出來的。因此兩人動也不敢動地躺在船底，給那一塊帆遮蓋着。同時又聽見剛才那一個聲響越來越大，最後，好像就在他們的頭上響着。杜納知道這是一架水上飛機的響聲，心裏胡思亂想着，這是不是飛來尋找他們的呀？從那聲音聽去，似乎這架飛機正在他們頭上繞着圈子。他想飛機上的駕駛員不會不看見這艘漁船的帆的，也許就會猜到他們被困在這船底。杜納真想一脚把帆踢開，可是他聽見沙姆的鼻息聲，知道這個惡漢正在他們的身旁，準備着兩個少年有所舉動，他便預先下手。現在，飛機的聲響越來越近，就好像駕駛員把飛機降低了若干尺，以便看一個仔細。也許他發現了這艘漁船有什麼可疑之點，正低飛下來詳細調查。杜納感到在他旁邊的貞妮，週身都在抖戰着。他知道貞妮此刻的心思也和他一樣。兩人懷着無限的希望傾聽着。正

當他們開始覺得有救的時候，那飛機的聲響忽然變了調子。他們十分失望地知道飛機現在又在向上高飛，而且離開他們飛走了。三分鐘後，飛機的聲音已完全消逝在遠方去了。

「也許是你們的朋友吧，」沙姆對兩人猜笑着，一面把帆布從他們的身上拉開。「只是他已經飛走，再不來麻煩我們了。」說後，他又沈思地望着這兩個孩子，自言自語地道，「奇怪的是你們怎樣會來到奧班呢？我們首領一旦捉住了人之後，從來不會讓他逃走的。」

「是呀，」杜納裝出滿身勇氣地答道，「你們首領不要我們在那裏。他如果知道你這樣對待我們，他會十分生氣的。」

「哦，他會生氣，是嗎？」沙姆笑了笑，「我情願讓他生一回氣。明天夜裏他要到島上來，我們看看他會不會生氣。你說他不要你們在那裏，哼！這話是什麼個意思？」

杜納拒絕回答。沙姆又向他看望了一會，才離開兩人走去張羅船上的帆。現在，海風已經停止了，漁船繞過一個暗礁，遠遠地現出那小島的輪廓來。他們又走了一個鐘頭，這艘漁船才走進私販子們出入的那個洞口。顯然地這艘漁船駛來時，島上已經有人看見。因為漁船一進洞口，就有兩個人在沙灘上等着迎接，其中的一個就是那被叫做「頭兒」的黑鬍子大漢。

「喂，沙姆，你帶了什麼人來？」黑鬍子大漢叫了一聲。

「又是前回首領用潛水艇帶去的那兩個孩子，」沙姆回答說，一面從漁船裏跳在水中，伸手把貞妮背在肩上。「皮爾和我在奧班的碼頭上遇見了他們，我們想還是把他們帶來的好。看樣子這兩個孩子是逃了出來的。」

「又是這兩個孩子！」頭兒吃了一驚，說道，「他們怎樣會到奧班來呢？」

「我不知道。據這個男孩子說，首領不要他們在那裏，這話也許是說首領放了他們，不然就是他們私自逃走了。我想最好是把他們留下，等到明夜問問首領再說。你說我辦得對嗎？」

「作得對，沙姆。最近我們的事像有點兒不妥。你把那兩個孩子帶上岸來。」黑鬍子說後，又對兩個少年說道，「喂，你倆個，走上來，別站在那裏！不然的話，我就要絞死你們。」

他們一起從海岸邊沿着道路，向着那城堡走進。黑鬍子一面走，一面又對沙姆說話。

「是的，我們心裏都感到好像要發生什麼。兩個鐘頭以前，就有一架水上飛機在這島的周圍繞着圈子，現在你又把這兩個小孩帶來了。我們暫時把他們關起來，等到明夜首領來了再說。我的看法是他也許叫我們暫時不要活動，躲避躲避。」

杜納和貞妮夾在他們之間走着，不久就看見那座黑洛保的廢墟，高聳在他們的前面。十分鐘後，他們已走進了那走私的大洞窖裏。自從他們上次來過之後，那從地道走入洞窖的入口上，已經添了一道堅厚的木門。他們從木門走進去後，黑鬍子立即返身把木門鎖上，又把鑰匙放在他的衣袋裏。顯然地，他認為這樣小心，已足夠防止兩個少年逃走。因為杜納向他請求鬆去手上的繩索，黑鬍子立即答應，把兩人的手解開，並且叫他們一同用膳。

膳後，黑鬍子又吩咐他們可以在洞窖中任意走動，可是不得企圖去開那道木門。如果他發現他們不聽話，便要再把兩手兩足給綁起來。

「開門！」貞妮十分苦惱地說，「我們能夠打開那道門嗎？除非是使用衝城器，那門誰也打

不開的呀！」說後，她憤然和杜納一同走開。

「我知道的，」杜納很興奮地低聲說，「但是有這一道門，又是我們的好運到了！我以為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網上的。此刻有了這道門，這些傢伙以為我們決逃走不了，就不會再來防範我們了。而且，貞妮，我已經想好了一個主意。你剛才該聽見說首領明夜要到這裏來。好的，照我的計劃我們能夠幫助狄克在他們搬運私貨的時候，把私販子們一網打盡。這正是狄克想要作的。我們到那裏沒有人看得見的地方去坐着，讓我好告訴你我的主意。」

十分鐘後，杜納悄悄在貞妮的耳邊，把他的計劃詳細說出。說完又道，「你看，這主意好不好？」

「好得很！」貞妮狂喜着說，「我所擔心的是那架水上飛機。你拿得穩它明天一定會再飛來嗎？」

「我想它會飛來，」杜納答道，「我差不多確實地相信那架飛機是來找尋我們的。到明天，它一定再來看看海邊是否有船隻停泊着，或者來看看有無其他東西，足以表示我們被私販子們帶到這裏。到了那時，我們便可送出我們的信號了。」

「唔，」貞妮有點懷疑了，「不管他，我們碰碰運氣吧。自然我同你一塊兒去，杜納。我非去不可，請你不要再說了！我和你一樣能夠游泳，能夠跳水。而且有兩個人辦這件事，更要迅速得多。」

杜納費了很久的時間，不讓貞妮參加他的這個冒險工作，他認為這事不是女孩子作得到的。

但是貞妮怎樣也不聽，到頭杜納也只好同意了。他們說好了之後，就巴巴地在洞中等候着，時間過得可是慢極了，好在誰也不來注意他們。兩人就在洞窖中遊蕩着，在洞中的一個角落裏，他們看見了那個食物籃子。這是杜納的母親，在他們划船出遊的那一天，爲他們準備食物的。籃子裏面還有他們穿的游泳衣。

「這又是運氣！」貞妮伸手拿起游泳衣來，興奮地說道，「我們回來後又可換上乾的衣服了。」她隨即把游泳衣放回籃裏，「我想還是把它放在這裏，等到需要的時候再拿吧。我們此刻拿了去，也許私販子們有一個人走來看見，又要懷疑的。此刻我們找一個地方躺下，等到他們都睡覺了之後才好行動。」

他們找到的地方，是在一堆麻袋附近。從這裏他們可以監視着私販們的寢棚。這寢棚是在他們對面的角落裏，有六七張吊床在牆壁與牆壁之間吊掛着。孩子們倒在沙袋上假裝睡覺，一面却暗中偷看。不到一會，洞裏的燈籠一個個都熄了。他們看見私販們一個個爬上了吊床，最後只有黑鬍子還沒有睡。他一個人坐在桌子邊不知在寫些什麼。他寫了很久以後，才立起身來先向孩子們這一面看了一眼，又走到門邊去檢查那道堅強的木門。顯然地在他看來，萬事都很安全。這才滿意地哼了一聲，又走向桌子邊來，把桌上的燈吹熄。幾秒鐘後，兩個少年聽見吊床響動，知道黑鬍子也爬上去安寢了。

現在，時間過得比白天還要遲慢，孩子們耐心地等候着他們一一入睡。又再等了一個鐘頭，私販們一齊鼾聲大作，兩人知道這是時候了。貞妮首先起來，把他們的游泳衣拿在手裏，然後一



一步一步地暗中摸索着，腳下一點兒聲響都沒有地，從岩石的地板上向着海水聲響的方面走去。海水的聲音，告訴他們那就是海水鑽入洞口的地方。這時正值高潮，外面又是滿月。月光從洞外透進，把那裏照成微微的銀白色。兩人走到岩洞邊際，暫時之間注視着那一起一伏的海水。接着，他們慢慢把衣服脫下，穿上游泳衣，一聲不響地鑽入水中。

他們往深處逐漸下沈，直到深入和洞口平行的地方。這洞口只有一兩公尺大小，他們使幾個拔手，即刻從洞中穿過，又逐漸向水面湧上來。不到一會，他們已來到洞外的海面上了。

「好，真是容易不過。」貞妮在水中踏着水一手掠着頭髮說道，「杜納，你看這洞口正在那最高一個懸崖的下面，我們回來時很容易找得到的。」

現在，他們和懸崖平行着向前游去。海上一點風也沒有，月光照出一片平和，周圍看得清清楚楚。兩人在水中游泳着，不過百餘步遠，就到了私販們停放小船的對面來了。這是一個小小的灣口，兩人隨即走上沙灘，順着陡峻的道路向小島內部走去。

夜裏十分暖和，他們走得又快。不一時，身上的游泳衣已經乾了。他們一直向着前次在山頂上看見的那片海濱走去。海濱上一片乾沙，他們就在周圍找尋着。不一會，果然給他們找着幾片<sup>+</sup>漂木，這正是他們所需要的。

「找着了，貞妮，」杜納把一塊漂木遞給她道，「你從那一端動手，我從中間動手。你知道怎樣寫吧？」

「自然知道的！」

「好！我們趕快寫，越快越好！」

如果此刻有人在旁邊看着，便不難看出他們是在做些什麼。原來這兩個少年，正在目不轉睛地用木片在沙上劃大字。他們劃了很有一會功夫，這才把工作做完。他們又站在一旁，細心打量着所完成的工作。

「這樣該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了，」杜納說，滿意地噓了一口氣。「如果飛機裏的駕駛員還不能看見的話，只好說他是一個瞎子。」

兩個鐘頭以後，杜納和貞妮已經回到洞窖裏，重新倒在沙袋上睡下。不一會，他們真正地睡着了。洞窖的另一角落，幾個大漢的鼾聲一起一落地，好不熱鬧。可是在島上的另一端，沙灘上却現出一排大字，等候着水上飛機的駕駛員。這一排大字寫的是：

「首領今夜乘潛艇來島，請於夜十二時在此相見——杜、貞。」

## 十 最後勝利

在這兩個被囚在洞窖中的少年看來，那一天好像老過不完似的。他們時時都在懸念着那架水上飛機會不會再飛回來？駕駛員會不會看見他們在沙灘上留下的字跡？他們又想到狄克在這匆匆的幾個鐘頭之內，能不能召集足夠人手，到夜裏來捉拿這些私販子們呢？這一整天，兩人就彼此問着這些問題，提心吊胆地渡過。好容易到了最後，杜納的錶指示着白天快已過完，暗夜就快來臨，他們確是高興極了。

在這一整天裏，私販子們對於兩個少年的行動，差不多完全沒有注意。他們誰也沒有離開洞

窖到外面去，只是吃喝，玩牌，再不然就躺下磕睡。從他們斷斷續續的話語中，兩個孩子聽出那艘潛水艇要到夜半之前才會開到。這次帶有大量的違禁商品，因而要到第二次潮水高漲的時候，才能夠再開出去。

「這又是一個好運，貞妮，」杜納聽了私販子們的話後，對貞妮這樣說，「我深怕潛水艇當夜就開走，狄克豈不要撲了一個空。」

貞妮點頭說道，「我們必須在潛艇到達之前，就離開這裏。可是今夜恐怕沒有昨夜那樣容易。因為這些傢伙們今夜要等候船來，不會睡覺的。現在，我想頂好是把游泳衣先穿在衣服裏面。到了臨走時，脫去面上衣服，往水裏一跳。」

杜納認爲這個辦法很對。於是乘着私販子們都擠在另一個遠遠的角落裏時，兩人偷着把游泳衣換上。然後耐心地坐下來等候着。

九點鐘到了，他們還在等候。又到了十點鐘，私販子們開始在水塘側邊堆起一捲纜繩，準備潛艇到後好把它繫住。他們又另外點上許多燈籠。過後，由黑鬍子一聲叫喊，大家都到桌子邊來，坐下吃晚餐。

「喂，孩子們，起來呀！」黑鬍子又對他們叫，「過來吃東西！」

「我們不想吃，謝謝你。」杜納回答說，「我們想睡覺了。」

「噍！不要吃飯？」黑鬍子大笑着說，「好吧，隨你們好了。你們願意吃或者願意餓，都不關我的事。」

私販子們隨即坐下來大嚼，杜納悄悄對貞妮說道：

「我們的機會到了！」

兩人迅速地脫去外面的衣服，開始向着水塘走去。他們盡量躲在箱子堆和袋子堆的後面走。私販子們正忙於吃喝，誰也不來注意這兩個少年的行動。幾分鐘後，兩人已走到水塘邊，一點也沒有受到注意。他們立即一聲不響地跑入水中，仍然照着前夜的辦法，無事鑽過洞口，出到外面的大海上來。他們隨即向着昨夜的沙灘上游去。

到此為止，一切都照預定計劃進行着。及至他們已快到沙灘時，兩人心裏又開始焦急起來。他們怕的是狄克會不會如約而至？假定那架水上飛機，今天並沒有再來這島上探聽，狄克自然不會知道他們留的字跡，自然不會來的。那麼，他們便只好留在那些私販子們的手中受苦。而且那首領發現他們幾次給他許多麻煩之後，會要怎樣對付他們兩個呢？

「我們不要去想這些，」杜納聽見貞妮發表出她的恐懼後，對她說道，「我們要決心去想狄克一定會來。你看，那裏就是沙灘，我們留的字跡，仍和昨夜一樣清清楚楚的。無論誰駕駛飛機，都不會看不見的。我們上岸去躲在那岩石底下等着。就是私販子們來到這裏，也不會發現我們。此刻時間還很早，狄克總要一個鐘頭以後纔來呢。」

他們就在沙灘上等了一個鐘頭，可是海上並不見有什麼船隻駛近，並沒有狄克和他所帶的救援隊的影子。這一夜天氣相當悶熱，海面上起了一層薄霧。雖是如此，如果有船行駛，決不會找不着這個小島的。他們等了又等，還是毫無動靜。時候到了半夜，接着半夜也過去了。兩人預料

着私販子們的潛水艇，此刻當已開進水塘。他們是不是業已發現了他們不在洞裏呢？如果發現的話，那些傢伙們將怎樣辦？會不會立刻來追索他們？狄克爲什麼不來，他來了就好了！

時刻無情地向前飛走，十二點三十分，一點……可是四週還是不見一個人影。

「狄克不會來了。」貞妮帶着十分失望的口調對杜納說，「我們怎麼辦呀，杜納？」

杜納張開嘴正要回話，但立即閉下來不發一聲。他全神貫注向海面傾聽着。那是什麼聲音？一下，這聲音又傳過來了。從海的那一面越傳越大。杜納緊捏着貞妮的手腕。

「來了，來了，貞妮！」他不禁叫喊着，「你聽，聽見了嗎？」

從海上的薄霧之中，傳來一艘汽艇的行駛聲響。

「喂，杜納！貞妮！」

遠遠地從霧中傳了這一聲叫喚過來。兩個少年立刻離開他們的隱身處，大步跑到水邊，大聲地回答。此刻，他們隱隱約約地已能看出有兩個黑影，正從霧中走向這沙灘來。幾分鐘後，兩艘船已輕輕地靠近沙灘，第一個從船上跑下來的便是狄克。

「歡迎，歡迎！」他一手握住杜納，一手握着貞妮，很高興地叫道，「對不起我們來晚了。你們被擒之後，真叫我嚇了一大跳。如果今夜在那些私販子們正在搬貨時，一網打盡，我們的辛苦也就有代價了。說吧，好朋友。你們有什麼報告嗎？」

杜納簡單地把他們所探聽的事，即刻告訴了狄克。

「我已想到一個最好的辦法，狄克，」杜納又接着說道，「你願意聽嗎？」

「說吧，說吧，我們的好朋友！」

「我的計劃是潛水艇既然要等到第二次滿潮時才能開走，你們現在即可把船開到洞口，從水路進去。另一方面，由貞妮帶路領着一半人從島上走到那城堡，再由城中地道走到洞窖那新造的木門邊來。這一隊人在那裏虛張聲勢，做着毀門而入的樣子。私販子們的注意力當然要集中在木門的這一邊。這時我和你還有其餘的人，便可由水路攻他們的後路了。你覺得這計劃怎樣？」

「好得很，好得很，大將！」狄克回答說，「我們試來計算一下。今夜滿潮的時候是十一點鐘，那就是說要到五點鐘左右才退潮。因此我們在四點鐘左右便可以駛進洞去。好得很！但是你兩個得穿上一些衣服呀。我想每人有件大衣，在這麼暖和的夜裏也就夠了。」

x

x

x

x

x

狄克的夜光錶上，長針指到四點四十五分。他和杜納坐上第一艘船，其餘的十二個人分乘兩艘，直開到岩洞的水路口。這時月亮已經落下，可是還有充分光亮，使他們看見最高懸崖下的那個洞口。因為潮水漸退，洞口已有一部分出現於水面，從裏面射出一些燈光，時時也聽見裏面噪雜的人聲。他們在那裏等了五分鐘，又等了五分，但是裏面仍舊照常，看不出有人從陸路來襲擊的樣子。狄克看着他的手錶說道，

「陸上那一隊人快到了，都準備好了嗎？」

船上人員一齊答應着都準備好了。這回答的聲音還沒有完全消逝，就聽見洞裏面有重物打擊的聲響，隨即聽見驚喊和騷動的響聲。

「前進！」狄克大叫了一聲。

第一艘船首先衝進洞口，一直駛到潛艇的旁邊，傍着水塘的左岸停下。船上人員立刻拿着手鎗跑下船來，直向那一羣私販子們衝去。這一羣私販子共有九人，此刻正羣集在木門旁邊，防禦外面企圖破門而入的敵人。

兇徒們出其不意，這一驚真非同小可。可是他們都是些亡命之徒，現在又臨到絕地，所以拚命地抵抗着。私販首領一聲令下，每一個人都就近躲在箱子袋子堆後面，向着攻進來的一羣射擊。攻擊者們也只好在附近各找藏身之所。暫時之間，兩邊就這麼地火花齊發，子彈橫飛，互相射擊着。一時洞內只聽見尖銳的子彈聲響。接着，兩方的鎗聲突然停止下來，原來互相都在等候着對方有沒有其他舉動。

「這樣射擊，我們打不着他們，他們也打不着我們。」狄克對杜納說道。此刻兩人蹲在一塊，都躲在一堆箱子的後面。「我們只有等候着陸上那一隊人，打開木門衝進。那時，這些傢伙就夾在我們的隊伍之間，兩面受敵，也許就可以束手就擒了。你受傷沒有？」

「沒有，」杜納答道，「私販子們驚慌過甚，子彈並不準確。我們的人都藏得好好的。但是我相信我已打中了一個敵人。」

「好，我……」

話還沒有說完，杜納一聲叫喊警告着他。原來那些私販子們也明白木門一破，他們腹背就受敵。因此企圖想在木門未被打開之前逃走。他們一面前進，一面放鎗——砰，砰！同時狄克的部

下也跟着回擊。有兩個私販已給擊倒在地上，但其餘的仍繼續衝鋒。杜納看見私販首領和司提文正向着他與狄克藏躲的地方跑來，因此叫喊了一聲。砰！狄克的鎗聲一響，司提文倒在地上，子彈打在他的腿上了。同時，私販首領的鎗頭正指着狄克的心臟。一剎那間，杜納知道如果子彈出來，狄克必死無疑。他毫不躊躇地把全身向敵人撲去，兩手抱着私販首領的膝腿，死拖着不放。他在地面上只聽見上面一聲怒吼，隨即又是砰的一聲鎗響。接着首領兩腿一彎倒了下來。同時狄克舉起鎗柄，在首領頭上狠狠的一擊，他就此昏過去了。

「謝謝你，杜納，」狄克用手把杜納拉起身來，握住他的手說道，「這是第二次你救了我的命。」

他掉頭來看其餘的爭鬥情形。這時私販子們已看見首領業已打倒在地。他們便失掉鬥志。一個一個地給同來的警長繳着鎗械。再過一分鐘後，木門被陸上的那一隊人衝破，貞妮領着人們進來。他們得到完全的勝利了。

「好，這事就此完結了，」狄克看着私販子們全都帶上手銬後，轉身對杜納和貞妮說。「我們的人一個也沒有受傷，真好運氣。」他又對警長說。然後再轉身來又對杜納和貞妮道，「你們去穿上衣服，走吧！這些私販子們就交給警察看管。等到天亮時還有一艘船來，再把他們送到監獄裏去。那艘潛艇會由海軍部派人來接收。我已答允杜納的母親，要把你們送回家裏。我們走吧。」

幾個鐘頭之後，早晨業已過去大半，一艘汽船載着杜納，貞妮和狄克駛近他們家鄉的湖口



來。杜納的母親和父親都到岸邊來迎接這兩個少年。大家悲喜交集，互相問候一番。過後，杜納的父親便叫他們兩個上床休息。杜納和貞妮雖不願意，也只好聽從了。

兩人在家裏休息了四個整天，也沒有看見狄克的影子。可是到了第五天的早上，他們剛吃完早餐的時候，狄克走了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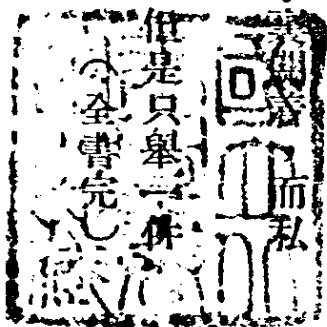
「我來告訴你們一些消息，」他和兩個少年握手，一面笑着說道，「你兩個作了一件非常偉大的工作。那私販子首領原來並不是一個私販。他們已查明出那傢伙又是一幫最著名的國際匪徒的頭子。私販只是他的副業。杜納，你獲得的那本小簿子揭穿了他的祕密。簿子上載的是匪徒們在歐洲各國的地址。這幾天來，各國警察正在忙着把大大小小的匪人，按照地址捉去關在牢裏呢！還有一件事，各國警察當局因為你們幫忙捉住這些盜匪，對你們送了一筆不小的酬金。」

初時，兩個少年以為狄克在和他們開玩笑。但是狄克鄭重地告訴他們，叫他們等着看。果然，過了一個星期之後，兩人從倫敦一個高官那裏，各得了一張支票，還有一封信道謝他們所作的工作。他們一看支票上的數目，大得使他們不敢相信。

兩個人商量下來，讓狄克加入進來三個人均分。但是狄克一定不要。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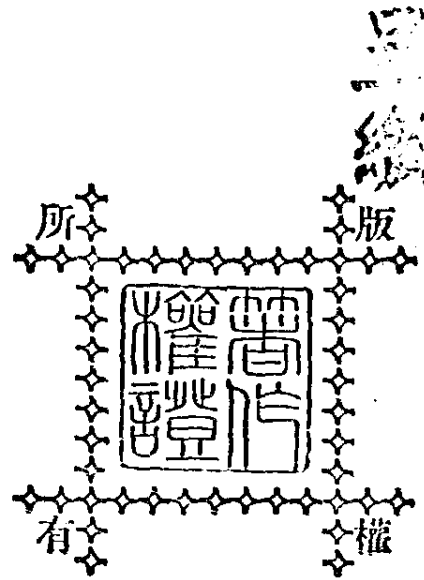
「我作了些什麼呢？若不是你兩個想出那爬煙囪的方法，此刻我還在那大房子販子們也仍舊繼續他們的活動！」

「你作了很多很多的事，狄克，」貞妮告訴他，「我可也舉出許多許多例子，也就夠了。你不是把我們從走私島上救了出來嗎？所以這酬金你非接受不可！」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發行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六日



中華少年叢書 海島奇遇 (全一冊)

Smugler Island



定價國幣二元四角

(郵運匯費另加)

原著者

C. B. Rutley

譯者

張夢麟

發行人

李虞杰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13717)

中華民國廿五年五月初三日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numbers, possibly "1340" or similar.



(13717)